切問齋文鈔

卷九之卷十一

教家 服官

PL
2718
U3A16
1775
V.4

切問齋文鈔卷第九目錄

教家一

王伯咨家訓
田梁紫訓子王略
李晉卿戒子孫
張敦復聰訓齋語
張考夫訓子語
陸稼書崇明老人記
田梁紫割股辨
夏醴谷醫說
張考夫論婦
劉繼貢與七弟繼信論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書

蔡聞之書陳靜脩先生傳後
方靈皐甲辰示道希兄弟
李巨來別籍異財議
張考夫論宗族二條
張考先上叔父
張考夫論僕役二條
方靈皐甲辰示道希兄弟
邱秀瑞恤臧獲議

切問齋文鈔卷第九

吳江陸燿朗甫輯

教家一

家訓

王伯咨 名命岳晉江人順治乙未進士官給事中有耻躬堂集

吾家自朴庵公種德四世至可蘭公以二子貴始封吾高祖次山公爲可蘭公四子二兄成進士雅以寒素自持言行端方二兄憚焉學問淵邃蘇紫溪張淨峯陳紫峯俱出其門曾祖望山公文章如其父行則温温乎渾金璞玉也二世皆歸貢而殁吾祖宏所公性端行直而能周急公正不阿有王彥方之風晚益貧吾父澹覺公故善病仰食於祖而孝友因心忠恕存念有獨知之德常爲人揶揄然衣食恒不給憶隆冬葛袴未易也書至此哽咽爲廢筆祖

父二世并不能博一衿矣吾母事父病三年不貼席父病已而風痰間作作輙籌母幾死者數然聞吾祖行聲雖痰氣大作亦復屏息母得不死日刺女紅佐祖治家計迨余年二十擔家務祖年七十矣余拮据得米其蔬菜柴火皆母十指中出每夜操作至鷄鳴約一日得錢十餘文可三分十餘歲以爲常家約十人晨午用米二升五合晚用一升五合大困時畧減日用六升或五升然每飡溲米下鍋必手撮一把他藏之適大匱供吾祖一二飡以故家雖奇貧而祖未嘗廢箸然母瘁甚矣吾十九歲以童子試冠晉江人泮二十歲有友以午飯邀余伴讀晨昏則自家吃飯又無束脩其明年此友再邀余教子初約云每月米三斗蔬菜銀三錢無束脩子弟則自教只藉看文章不敢禁先生出入館雖凉薄余私自計算我應二社一月可六日在外至過從知友或東家留客相陪月

亦可數次計一月之內止二十日自爨耳每日用米七合五勺二十日可用米一斗五升餘一斗五升可供吾家二日半之糧其三錢之金可得錢一百二十文吾每日買柴一文三日共菜脯一文計二十日可用二十七文而足存九十三文可買米一斗五升足家中二日半之糧計算已定欣然就館而友人忽變前說欲飯余余固請輒欲棄予悒悒就之教讀之餘并日夜傭書日可得七八分糴米供親而社中友亦有哀王孫而進食者偶聞是飡饋東家進飯余以他事遣去蒼頭急將飯與肉裹巾中少選攜至家奉親如東家陪飯不能攜則余故推病竟自不食不忍獨餐吾父母也余廿三歲喪父父服闋而廿七歲廩于庠廿八歲喪母又喪祖二服闋而三十一歲舉于鄉嗚呼痛哉吾家積德數世至吾而發又使吾祖吾父吾母獨當奇窮至吾而當其亨每膺享受悼念先事

血淚如雨是以食不粱肉充饑而止衣不文彩蔽體而止一則恐享受過豐忘親爲不孝一則念小小功名乃經數世淡泊醞釀得來福澤之難得如此若過分享受則凋零必速然余方做官如朝見應接之衣宴會往來之食亦不能盡簡子若孫未做官必不可以我爲法更當簡淡也我爲見時每聽宏所公述次山公望山公之文行望山媽李孺人之中年守節雖世隔高曾而音容在念愛敬不忘汝曹當如我心念宏所公之老年食貧澹覺公之清淡窮困吾母之勤苦艱難皆以是終其身爲世間罕有時時提醒時時惻怛自然不忍享受撙節愛養也天之與人福澤有如鍾者有如巵者但知愛惜則一巵之福用之而不盡若恣意狼藉則盈鍾之福一覆立竭故節愼之人多壽暴殄之人多殀理固然也況乎君子造命自求多福一念戒愼天繼以祿一念放侈神奪其福此中

尤有轉移乎吾母嘗教我曰當於有時思無時莫待無時思有時三復慈訓實惟世寶往往人至窮迫始自悔曰使我當日稍知節省何至如此然而無及矣吾世世子孫當朝夕詳玩吾言保百世守家勿替也

訓子王畧

田梁紫 見卷第一

當汝侯六丈之尚未來迎也瓶中止有脫粟數升及秫秫斗餘計我一家六口不過六日食因爲薄粥糲餅日兩餐取半飽而已每粥至我一咽輙一嘔餅至一吞亦一嘔至三五下則不能進矣爾時顧汝與汝母咽而嘔且不能多進也亦如之未幾粥之薄者餅之糲者行盡矣中夜以思轉無計策知汝侯六丈來迎或未有期然汝侯六丈待我素厚不忍相舍纏綿無已雖家無甔石猶督汝

俟三兄必欲致我此我生平第一相敬相䘏可以恃爲緩急者雖其轉西江以活涸鮒或屬無補然殊不得而吿之欲鬻田數畝且辦一飽我口分與自置之田本自無多念盡鬻之亦不足爲終歲計不止非所以爲汝謀長久即來歲再乏之又將何取欲假貸友朋以苟日前我生平深耻求之一字每見古人辭衣却食輒兩翼生風不忍公違本願以汚行自點因念閉門待盡得正而斃猶不失以乾淨還天地亷白見祖宗遂百營俱息堅志以俟而已適汝王丈過看我即我所蓄我以實對曰可相通也雖然吾猶難之二日之間再三籌處計兀坐守死旣爲無名鬻田則來歲益以無望朋友通財於義固亦無害且秋成即償未晩也於是定計往借汝俟六丈之迎者亦踵至故得無餓瘠之患然回思借糧時猶淫淫汗下愧不能自行其志也方我在困之時出入死生者五六日然此

五六日間一　意安命念天地生我本無缺欠我乃自刓我德自抑我才致有今日之厄過豈在天我生平交游雖衆皆未嘗毫髮得我氣力縱其間有足以河潤我者然男子七尺豈有專欲仰食于人之理且彼亦有人事差徭庸詎知其不豐于外而枯于中乎彼非承藉祖父之遺則節縮口體以致之何得浪以供人無藝之求此亦可以情恕者於是方寸之中愈覺寬然雖於聖人所云貧而樂者眞不相及其怨恨無聊亦庶乎其無之矣此蓋我數十年尊師取友讀書學道之效亦緣汝母無交謫之言汝無啼號之苦汝祖母以贍田之餘時資饘粥以飽我汝仲季兩父念手足之誼時出好語以慰我我乃得以如是也今汝已及入大學之年艱難困苦身親嘗者如是亦宜知行世非易當勉力詩書淬礪志氣卽命値其窮亦當辨是非守義理必不可重性命喪操履苟可以得生

者無所不爲以貽羞妻妾玷辱祖宗求其如我今日之人而猶不可得也至于鄉故舊通有無在予者固視爲當然而感德讐施在我亦無咎昧昧此又汝所當知也然此特一節耳觸類而長之能不失我今日之意於汝小子有厚望焉

戒子孫

李晉卿 見卷第一

昔吾祖念次府君起家艱難十三歲能脫父冤獄遂輟學業營生以養親谿谷林麓之中顛沛萬狀至于壯歲漸贏然自五十以前率百里徒步不肯輿曰非力不能乘念親苦也甞以貧失業課子孫爲學諄甚期望之殷每形憂歎尊師篤舊樂善分災此吾祖所以崛起中微翼我後裔者也前乙未丙申間家遭大難陷賊者十餘口漁仲府君因心則友義不反兵毀室復完遂殲巨憝鼎革之

餘繼以寇亂祖里榛荒墳廟毀翳惟念府君承先志而修之輟其
饔飧宗族是事煥新舊址披識荒邱雖祖免以降不使有髐焉忽
諸之恨顛額形神渙屬復收西岡府君繼惟念府君之後整肅宗
規修明世牒春秋朔望疾病必親甲寅乙卯之年閩亂大作余既
蹤跡孤危亦繫家門禍福耳屬于垣莫可討議白軒叔父避世佯
狂陰相謀畫蠟丸顛躓拜表西江欽誠既達臣節無隳天吏南征
餘孽尚熾執銳披堅掖余以濟家世舊事此其大畧也夫世無百
年全盛之家人無數十年平夷之運興衰激極存乎其人昔者家
道单微而祖振之中更大難而伯父平之宗法陵替而父與季父
修之天狠妖星薄蝕太陽而六叔父與余艱貞以幸度之此皆興
衰存亡之機間不容緩原其所以克濟豈曰有他謬巧亦云孝友
未漓本實存故枝葉未有艾也三十年來頗安且寧食祿通籍遂

稱宦家爾等生晚皆在此三十年後耳身不預憂艱之事耳目不接官吏訶詬之聲貴強桀大倨侮侵陵之狀漸習驕惰其勢則然夫先世既以孝友勤勞而興則將來亦必以乖睽放縱而敗吾生七十年間所閱鄉邦舊家朝著顯籍多矣榮華枯隕曾不須臾天幸其可徼乎祖澤其可恃乎譬之花木不衝寒犯之則根可護譬之爐炎不當風揚之則火可宿收斂約素和順謙卑所以護其根而宿其燄也且況維桑與梓古人必恭巷路鄉鄰孰非親串侮老犯上謂之鴟鴞貪利奪食謂之虎狼吾等老成尚在必不爾容即

祖宗神靈在家亦必不爾佑況于不類子弟又每藉吾影似以犯理法爾不爲吾惜名節吾豈得爲爾愛身命

國憲有嚴亦必不爲爾寬也

聰訓齋語

張敦復 名英桐城人康熙甲辰進士官大學士諡文端有存誠堂篤素堂等集

圃翁曰人生適意之事有三曰富曰貴曰多子孫然是三者善處之則為福不善處之則足為累至為累而求所謂福者不可見矣何則高位者責備之地忌嫉之門怨尤之府利害之關憂患之窟勞苦之藪謗訕之的攻擊之塲古之智人往往望而却步况有榮則必有辱有得則必有失有進則必有退有親則必有疎若但計邱山之得而不容銖兩之失天下安有此理但已身無大譴過而外來者平淡視之此處貴之道也夫人厚積則必經營布置生息防守其勞不可勝言則必有親戚之請求貧窮之怨望僮僕之奸騙大而盜賊之刼取小而穿窬之鼠竊經商之虧折行路之失脫田禾之災傷攘奪之爭訟子弟之浪費種種之苦貧者不知惟富厚者兼而有之人能知富之為累則取之當廉而不必厚積以招

怨視之當淡而不必深校以累心思我旣有此財貨彼貧窮者不
取我而取誰不怨我而怨誰平心息忿庶不爲外物所累儉於居
身而裕於待物薄於取利而謹於蓋藏此處富之道也至子孫之
累尤多矣少小則有疾病之慮稍長則有功名之慮浮奢不善治
家之慮納交匪類之慮一離膝下則有道路寒暑飢渴之慮以至
由子而孫展轉無窮更無底止夫年壽旣高子息蕃衍焉能保其
無疾病痛楚之事賢愚不齊升沉各異聚散無恆憂樂自別但當
教之孝友教之謙讓教之立品教之讀書教之擇友教之養身教
之儉用教之作家其成敗利鈍父母不必過爲縈心聚散苦樂父
母不必憂念成疾但已無甚刻薄後人當無倍出之患已無大偏
私後人自無攘奪之患已無甚貪婪後人自當無蕩盡之患至於
天行之數稟賦之愚有才而不遇無因而致疾延良醫愼調治延

良師謹教訓父母之責盡矣父母之心盡矣此處多子孫之道也不足則斷不可借債有餘則斷不可放債權子母起家惟至寒之士稍可若富貴人家爲之斂怨養奸得罪招尤莫此爲甚鄉里間荷擔負販及傭工小人切不可取其便宜此種人所爭不過數文我輩視之甚輕而彼之含怨甚重每有愚人見省得一文以爲得計而不知此種人心忿口碑所損實大也待下我一等之人言語辭氣最爲要緊此事甚不費錢然彼人受之同於實惠只在精神照料得來不可憚煩易所謂勞謙是也予深知此理然苦於性情疎懶憚於趨承故我惟思退處山澤不見要人庶少斯過終日懍懍耳讀書固所以取功名繼家聲然亦使人敬重今見貧賤之士果胸中淹博筆下氤氳則自然進退安雅言談有味即使迂腐不通方亦可以教學授徒爲人師表每見仕宦顯赫之家其老者或

退或故而其家索然者其後無讀書之人也其家鬱然者其後有讀書之人也山有猛獸則藜藿爲之不採家有子弟則強暴爲之改容豈止掇青紫榮宗祊已哉予嘗有言曰讀書者不賤不專爲場屋進退而言也父母之愛子第一望其康寧第二冀其成名第三願其保家語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夫子以此答武伯之問孝至哉斯言安其身以安父母之心孝莫大焉養身之道一在謹嗜欲一在愼飲食一在愼忿怒一在愼寒暑一在愼思索一在愼煩勞有一於此足以致病以貽父母之憂安得不時時謹凜也吾貽子孫不過瘠田數處耳且甚荒蕪不治水旱多虞歲入之數僅足以免飢寒畜妻子而已一件兒戲事做不得一件高興事做不得生平最喜陸梭山過日治家之法以爲先得我心誠倣而行之庶幾無鬻產蕩家之患予有言曰守田者不飢此二語足以長世不在

多言凡人少年德性不定毋見人厭之曰慳笑之曰嗇誚之曰儉
輙面發熱不知此最是美名人肯以此誚之亦最是美事不必避
諱人生豪俠周密之名至不易副事事應之一事不應便生嫌怨
人人周之一人不周便存形迹若平素儉嗇見諒於人省無窮物
力少無窮嫌怨不亦至便乎四者立身行己之道已有崖岸而其
關鍵切要則又在於擇友人生二十內外漸遠於師保之嚴未躋
於成人之列此時智識大開性情未定父師之訓不能入即妻子
之言亦不聽惟朋友之言甘如醴而芳若蘭脫有一淫朋匪友闌
入其側朝夕浸灌鮮有不為其所移者從前四事遂蕩然而莫可
收拾矣此予幼年時知之最切今親戚中倘有此等之人則踪跡
常令踈遠不必親密若朋友則直以不識其顏面不知其姓名為
善比之毒草啞泉更當遠避共圃有詩云於今道上揶揄鬼原是

尊前嫵媚人蓋痛乎其言之矣擇友何以知其賢否亦即前四件能行者爲良友不能行者爲非良友予暑中退休稍有暇晷遂舉胸中所欲言者筆之於此語雖無文然三十餘年涉歷仕途多逢險阻人情物理知之頗熟言之較親切後人勿以予言爲迂而遠於事情也

古稱仕宦之家如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旨哉斯言可爲深鑒世家子弟其修行立名之難較寒士百倍何以故人之當面待之者萬不能如寒士之古道小有失檢誰肯面斥其非微有驕盈誰肯深規其過幼而驕慣爲親戚之所優容長而習成爲朋友之所諒恕至於利交而諂相誘以爲非勢交而諛相倚而作慝者又無論矣人之背後稱之者萬不能如寒士之直道或偶譽其才品而慮人笑其逢迎或心賞其文章而疑人鄙其勢利甚且吹毛索瘢指摘

其過失而以爲名高批枝傷根訕笑其前人而以爲痛快至於求利不得而嫌隙易生于有無依勢不能而怨毒相形於榮悴者又無論已故富貴子弟人之當面待之也恒恕而背後責之也恒深如此則何由知其過失而顯其名譽乎故世家子弟其謹飭如寒士其儉素如寒士其謙冲小心如寒士其讀書勤苦如寒士其樂聞規勸如寒士如此則自視亦已足矣而不知人之稱之者尙不能如寒士必也謹飭倍于寒士儉素倍于寒士謙冲小心倍于寒士讀書勤苦倍于寒士樂聞規勸倍于寒士然後人之視之也僅得與寒士等今人稍稍能謹飭儉素謙下勤苦人不見稱則曰世道不古世家子弟難做此未深明於人情物理之故者也我願汝曹常以席豐履盛爲可危可慮難處難全之地勿以爲可喜可幸易安易逸之地人有非之責之者遇之不以禮者則平心和氣思

所處之時勢彼之施於我者應該如此原非過當即我所行十分全是無一毫非理彼尙在可恕況我豈能全是乎古人有言終身讓路不失尺寸老氏以讓爲寶左氏曰讓德之本也處里閈之間信世俗之言不過曰漸不可長不過曰後將更甚是大不然人孰無天理良心是非公道揆之天道有滿損虛益之義揆之鬼神有虧盈福謙之理自古祗聞忍與讓足以消無窮之災悔未聞忍與讓反以釀後來之禍患也欲行忍讓之道先須從小事做起余曾署刑部事五十日見天下大訟大獄多從極小事起君子敬小愼微凡事只從小處了余行年五十餘生平未嘗多受小人之侮只有一善策能轉灣早耳每思天下事受得小氣則不至于受大氣吃得小虧則不至于吃大虧此生平得力之處凡事最不可想占便宜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便宜者天下人之所共爭也我一人

據之則怨萃于我矣我失便宜則衆怨消矣故終身失便宜乃終身得便宜也汝曹席前人之資不憂飢寒居有室廬使有臧獲養有田疇讀書有精舍良不易得其有遊蕩非僻結交淫朋匪友以致傾家敗業路人指爲笑談親戚爲之浩嘆者汝曹見之聞之不待余言也其有立身醇謹老成儉樸擇人而友閉戸讀書名曰美而業日成鄉里指爲令器父兄期其遠大者汝曹見之聞之不待余言也二者何去何從何得何失何芳如芝蘭何臭如腐草何祥如麟鳳何妖如鵂鶹又豈俟予言哉

訓子語

張考夫 見卷第三

人須有恒業無恒業之人始於喪其本心終至喪其身然擇術不可不愼除耕讀二事無一可爲者商賈近利易壞心術工技役於

人近賤醫卜之類又下工商一等下此益賤更無可言者矣然耕
與讀又不可偏廢讀而廢耕飢寒交至耕而廢讀禮義遂亡又不
可虛有其名而無其實耕焉而田疇就蕪讀焉而詩書義塞故家
子弟坐此通病以至喪亡隨之古人耕必曰力耕學必曰力學天
之生人俱有心思智慮俱有耳目手足苟能盡力從事何患恆心
或失而世業弗永乎

子弟七八歲無論敏鈍俱宜就塾讀書使粗知義理至十五六然
後觀其質之所近與其志尙爲農爲士始分其業則自幼不習游
閒入於非慝易以爲善雖肄詩書不可不令知稼穡之事雖秉耒
耜不可不令知詩書之義

近世以耕爲耻只緣制科文藝取士故競趨浮末遂至耻非所耻
耳若漢世孝弟力田爲科人即以爲榮矣實論之耕則無游惰之

患無飢寒之憂無外慕失足之虞無驕侈黠詐之習思無越畔土物愛厥心臧保世承家之本也但因而廢學一任蚩頑則不可耳文武本無二道古者農人爲卒伍公卿爲將帥兵亦儒者當知安可不學但目前所見人家子弟纔習兵矣便有犯上作亂之事戾傲施於父兄恣睢行於同列小則敗行危身大則流爲盜賊又似武事决不可學何也由其始初未嘗教以孝弟忠信使知禮義而所訓習之人率皆麤悍無賴故其血氣心知之險導其端而逆發如决潰隄泛濫四出也須看子弟年三十左右德性馴良學粗有得志趣遠大才足幹濟者乃延篤學名儒本其平日所肄經史大綱益加詳究若朝廷邦國禮樂刑政天文律數屯田水利邊方險要之類事事講求則兵法亦是一種學問或能負笈遠遊博學無方固皆分內當爲不可自限然此等子弟自是不易得非可一槩

論也若方幼年啟以搏擊戰鬬使不仁之機先動於志氣而得善其終者寡矣

崇明老人記

陸稼書 見卷第一

吾家某於九月廿六日在涞涇周我園家與雲間佳士王慶孫同席慶孫述曾至崇明縣中見有吳姓老人者年已九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矣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爲富家奴及四子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卜居於縣治之西列肆共五間伯開花米店仲開布庄叔開醃臘季開南北雜貨四鋪並列其中一間爲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道始擬膳每月輪一家週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疎復擬每日一家週而復

姑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則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疎乃以一餐爲率如蚤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則明日早餐季週而復始若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爲常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橱橱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於橱中隨意取錢一串即往市中嬉買果餅啖之橱中錢缺則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間往知交遊或博弈或樗蒱四子知其所往隨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置所遊家并囑其家佯輸錢於老人老人勝輙踊躍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亦率以爲常蓋數十年無異云老人夫婦至今猶無恙其長子年七十七歲餘子皆斑白孫與曾孫約共二十餘人崇明總兵劉兆以聯表其門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遶膝洵不誣也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某爲予備述慶孫之言瞿然不勝景仰贊歎因援筆而記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按崇明老人壯而鬻子自給老猶博弈攜蒱雖克享大年不過碌碌庸人耳所可敬者其子四人厮養卒也不讀詩書不知理義乃父母鬻其身而不怨及拮据成家惟知孝養其親不特能養口體且能養親之志焉葢亦難矣嗚呼世之有親不能養養而不能曲盡其道者覩此能無愧乎　自記

萬孝子割股議

有言萬孝子割股愈其母之疾者或曰當事是宜請於上旌而表之或曰否著在會典余竊以人子至性純篤世不常有顧格于禁例無以推駁極論裨益仁人孝子之化不可以不辨按全州孝子

唐儼割其右臂肉啖父事與此相類姚太史淶論曰昔鄠人之對
謂毀傷滅絶蠱政妨義不可以訓後世守其說不變夫身體髮膚
不敢毀傷聖人之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毛猶懼其毀且傷也
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况於一股哉昌
黎又謂陷于危難固其忠孝以是而死者然後旌勸加焉夫所謂
危難者禦患復讐類也今視其親之疾痛瘡痍而大不忍之心生
焉其情獨可緩哉無可奈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聽其所
爲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瀕於死矣是必篤於義烈而非世之
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使固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
不推其情而且以毀傷爲非則韓子持論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
祈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死且爲之而况其
餘乎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滅絶其身不特毀傷之慘而已將

以絕滅之罪加之乎。吾固知其不可也。推此義也、則人子如唐生者、君子所許也。孰謂其過哉。嗚乎。姚氏之論至矣。孝於其親、古之所謂至德要道也。世衰道微、上之人不復激揚名教、而天下誦詩讀書之人、其平居既不能致身力養、少少自盡、及一旦危險有事、則又雍容澹漠、引文飾義、視等行路、類借口以爲中道宜爾、賢者不敢過其間、有奮不一顧以赴其君親者、反以爲詭且激、切切然議之、天顯烏自而悖、民彝烏自而正哉。夫世之切切然議之者、以其詭且激也。今有人於此、誠能詭且激焉、而勉爲一善、其明日又復爲之、又明日又復爲之、漸漬而爲之不止、則是終日而且皆善也。終日而皆善、又安問其詭與不詭、激與不激哉。抑忘其身以事君、竭其力以事親、而必謂之詭且激、則世之誦詩讀書之人所謂誠然而安然者、果何爲也。嗚呼。余是以賢萬孝子、或曰孝子父爲

宿將行兵有紀律不妄殺掠是其全人父子骨肉者多矣固宜有令嗣然則孝子生長戎馬之間未嘗有所觀習顧以至性純篤反衰俗而振古行非偶然也當事雖爲請於上旌而表之可也

割股辨

田梁紫 見卷第一

徐幹妻孫氏侍姑疾脫簪珥求醫不解帶不交睫匍匐于牀蓐之間者近三旬姑病且殆孫氏倉皇籲禱不應不得已潛入其室拒戶左持刀置右臂于機欲割之手弱刀屢下始斷一臠血見濡縷而已其夫適自外至排闥見之悸仆地孫氏投刀起掖而搖手戒勿出聲然後裂帛裹創卒爲羹以進姑既食家人初無知者余女於孫氏稱娣察其異詰之不肯言久乃得其詳爲余道者如此嗚呼亦可以愧爲人婦而闕其身以外之所有以

自私。而漠視其舅姑者。

客有詰于余曰，徐氏之婦，親忍肌膚之慘，詭其行以求異，似出乎矯激近名之爲，非中庸之道也，吾子崇而獎之，得勿相率而爲僞乎，余應之曰，不然也，子思子所謂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者，蓋以三者雖難能而可貴，然猶可倚才恃氣，勉強以幾之，若夫中庸，非義精仁熟，全體不息者，未可倖也，非謂三者畔道違情，禁天下使弗得爲焉者也，觀孔子於西山之餓夫，霸諸侯匡天下之小器，身犯虎豹之君以試其鋒刃之枯胔，皆稱而仁之，亦可以知取舍之所居矣，自夫不肖者無振世拔俗，獨立孤往之志，毎以中庸爲借口，乏濟世之具，而鼠伏田間，則曰我有道在，固不必於均天下，有饕利之心，而溺情軒冕，則曰我有道在，固不必於辭爵祿，懷偷生之念，而臨難苟免，則曰我有道在，固

不必於蹈白刃此説一倡羣天下而胥出于寡廉鮮恥忍心害理
之途而不知止豈非始避好名卒成自私視成仁取義如阬陷汚
賤而不敢近勢必同流合汚背君親棄朋友絶信義蔑禮法有美
而弗敢稱見善而不樂道然後爲不近名而合于中庸之道耶則
是矢志勵行爲世大禁而不可暫蹈矣是欲避名而先喪其實欲
襲中庸而反失乎狂狷也豈不哀哉余以爲人苟慕乎孝之名而
不有其肌膚雖獎之可也客曰嘗聞之侍親疾亦食不辨味飲不
變色行步不翔笑不見矧而已其所尤謹者則在視飲食奉呼喚
進湯藥未聞舍是而從事于割股也苟於此而必名爲孝則是教
人子以屏棄一切而爭趨于刻膚鏤肌而後足也無乃不可乎曰
豈謂是哉徐氏之婦固嘗匍匐于牀榻之閒不解帶不交睫經月
矣固嘗典衣飾脱簪珥求醫與藥矣又嘗奔走號呼禱于神而弗

應矣不得已而姑出於是焉亦迫切無可如何之危情豈曰他可不事必出於是以事其姑哉古人殺身悟主蓋亦婉諷直陳多方路窮以庶幾如是焉以冀君之一悟以盡吾無容已之義耳非謂生平沓沓百務不講而徒恃此區區之尸諫也客曰如是者果其有濟乎曰固不計乎此也宏演納肝金藏剖腹激于義則爲之耳然元公請而武王瘳彭城禱而孝文平至誠感神亦不可謂無其理也客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勿敢毀傷孝之始也殘遺體以行孝宜與是語若不相似然曰禮有之孝子不登高不臨深蓋平日所以保其身者無弗至也至於戰陣無勇亦曰非孝豈非臨大事者雖至于殺身而有所不敢恤耶殞首疆埸固無以異于全而歸之耳客曰如是則在律有禁何也曰律設大法猶之復讐之事戒于律復著之經蓋聖王慮生天下之患而實傷孝子之心非真惡

其如是而嚴其科以懲之也禮曰毀不滅性滅性者不孝豈謂哭父母而死者乃當被以三千之首刑哉客曰子之言辨矣如彼所行果可謂中庸而無憾乎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可以常行者也割股不可常非中庸矣然於敗常亂俗頑懦不立之時而能行人之所難是亦絶乎流俗者也吾表之所以風世耳不謂其遂無遺憾也雖然其勿使人知之一念其殆有合于闇然與

醫說

夏醴谷 見卷第二

醫說肇自黃帝儒者多疑之然余觀其書古質簡素而博大精深洞乎陰陽消息感應之理又明乎萬物之性蓋非周秦閒人不能作也古之人有言曰不為良相則為良醫以其為活人術也然王弇州有云醫書至難讀吾輩雖博通萬卷猶不能深曉其意況以

責諸俗工與蓋畏之也由是觀之精其術足以活人不精其術適足以殺人一反覆之間而已矣今夫人命之至重其無罪者不可得而殺也以罪殺之矣而又必縣上之州州上之府府上之執法之有司其大吏平反矜疑至於再至於三而後以其定讞上之司寇司寇白之天子天子曰可殺然後殺蓋人命之重而殺之如是之難也而醫者直殺之於三指之間呼吸之際而有餘雖有慈父孝子悌弟束手環視莫可誰何是其殺人銳於鋒刃而嚴於天子之有司而又其人曾無纖毫之罪故甚可畏也庸醫市工以病就方以方製藥謹守繩墨尺寸不渝其失易見乃若詖險之士高自矜許不難破壞一切成法以炫異藥不按方方不中病以至輕者重重者死其有靜者從旁諦視審知其不然則又危言恫喝之乘病者之惶惑而劫持之使必由於已而後已已而其人果死矣其

狡辨智計又足以自脫嗚乎死者含寃於九泉之下生者泣血於苫塊之間而彼方覥然食息不自悔艾是其心葢已先病者而死矣要其初心固無他不過欲多得金錢以肥身家娛妻子耳則甚哉其不仁也雖然許世子不嘗藥春秋以爲弑君記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人子事親不能伺察顏色以審夫致疾之由而至於病病矣復不能愼重所託而委之於詖險小人以肆其毒則又延醫者之罪也吾故備著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論婦

張考夫 見卷第三

古人有言婦者家之所由廢興也今人訂婚旣早婦之性行未可預知世教久衰閨門氣習復難深察娶婦賢孝固爲幸事若其失教在爲夫者諄復教導之爲舅姑者詳言正色以訓誡妯娌先至

者亦宜欵曲開諭使其知所趨向久而服習與之俱化矣不可遽爾棄疾坐成其失也教婦初來今日新婦他日母姑如何忽諸婦之於夫終身攸託甘苦同之安危與共故曰得意一人失意一人舍父母兄弟而託終身於我斯情亦可念也事父母奉祭祀繼後世更其大者矣有過失宜含容不宜輙怒有不知宜教導不宜薄待詩曰如賓如友賓則有相敬之道友則有滋益之義狎侮可乎惟夫驕恣妒悍不順義理欲專家政禍敗門風者爲不可容恕爾貞良之婦固是不易其爲頑鈍無恥必不可化誨者要亦無幾乃至專肆不肯順承多因丈夫先有失德爲其所輕甚或短長反爲所持故敢放恣耳所以古人於家室之際致美肅雝蓋肅敬則無媟慢之端雝和又無寡恩之節家室寧有不宜乎然則修身何可不急

與七弟繼信論家人離必起于婦人書

劉繼貢見卷第四

周子謂家人離必起于婦人吾弟因稱古人有曰不聽婦人言用以矯世俗溺情牀笫之私則可以爲齊家之要道則不可夫婦以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故曰家人離必起于婦人誠以夫婦人倫之首風化之原必正心修身如舜之釐降文王之刑于然後化起閨門自兄弟以至一家此周子立言之旨也若第曰不聽婦言家亦無有不離者女子之生唯夫是依方其待嫁未嘗不厚自期許曰異日者佐吾夫齊吾家及其旣歸又未嘗不深自黽勉曰今日者幸得佐吾夫庶幾齊吾家而夫乃曰是離吾家者言不可聽則其情必睽夫夫之于婦其情最篤篤者睽之奚論不篤者吾不知夫之父母兄弟姑姊娣姒之屬又當何如疑慮何如防閑爲之婦

者行且自詡謂我以夫爲家夫顧外我家之人從而擯我然則家非我有我何幸其齊又何憂其不齊適足以毀其家耳故余謂齊家之道二曰理曰情而理不外情詩稱宜家理也易戒反目情也而兄弟之翕必先妻子之合理不外情也今之能正心修身以盡理者或鮮則必講于情乎婦之始歸望夫終身未有不志在齊家夫卽曰是能齊吾家父母兄弟姑姊妯娌之屬亦無不曰是能齊吾家絶猜嫌捐疑貳歡然有禮以相接而婦復爲非禮之言慫恿以離其家者未之有也安得謂不聽婦言遂有當於濂溪之旨哉若夫溺情牀笫旣不能篤于理復不善用其情如泰誓所譏唯婦言是用者則當以弟言爲鍼砭矣

書陳靜恪先生傳後

蔡聞之 見卷第二

人生百行莫過孝友就其造極而言之則孝爲難父母之恩大矣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莪之詩備極深痛自非立身行道養志尊親行造其極未足以語於大孝也孔子稱大孝者舍舜之外無他焉就世俗而言之則友爲難愛父母者子也愛子者亦父母也人子能如父母之所以愛子者以愛父母則孝矣不然安常處順奉養服勞雖未爲孝亦未嘗以不孝聞至於兄弟其始也分形聯氣傳衣共食至戚也迨其後也妻子間之財產間之奴婢間之始則財不相通繼則氣不相下私意一起浸以疎薄自非友悌深至外盡其和內盡其誠鮮能免此書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解之者曰進進於善不至於姦也余聞之師曰非也言其和孝懇至自能進進於善不格其姦也格如格君心之格君臣以義合故積誠以格之陳善閉邪格其非心父子兄弟以天合烝烝者詩所謂烝之

浮浮也若以格君心者格之則有所不合矣記曰人子之事父母也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余亦曰仁人之於兄弟也起和起誠務修其極苟以其難處也而置之是懟也以其必不可已也而驟之是激也不激不懟起和起誠弟之至也常則旣翕而和樂變則同憂而共患誠與和之所積也余讀陳靜恪先生傳有感壬辰海氛之亂先生仲季同圍城中仲兄以搒餉就縶先生自詣軍門請代帥憐而義之餉得少減事平家旣落以眼疾廢仲氏家尚饒或勸分其餘財不答此二事者余甚偉之常人爭錙銖於平日者有矣況已詘而兄饒乎悁悁於毫髮小事者有矣況遭難而肯代者乎是眞可以風世矣先生之子名元麟字石民與余交最篤石民之事親也至孝與先生晨夕相隨蒔花茹茗考古談經父子之間優游怡愉樂之至也故先生兩目復明石民登鄉薦先生猶及見之先

生行事李約墅先輩既為之傳林君佶人又書而跋之石民屬余書於後余嘉二事之可風也故詳論之且以見能孝者必能弟能弟者必能孝能為悌弟者必生孝子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許魯齋曰今人不知義理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似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為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甲辰示道希兄弟

方靈皋見卷第五

吳郡范氏義田計口授糧俾愚者怠於作業非義也五材百物民皆用之必各有職業交能易作然後其享之也安無故而坐收其利者天所禍也且勢不能周吾家祭田營宅兆供

歲祀有餘、量給不能喪葬者、有餘、以賑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存者、有餘、以助貧不能受學者、有餘、春糶而秋糴之、累其貲以廣祭田。其怠於作業而貧窶者。不得告貸。己亥四月、諭以高莊為祭田、因司諭公久葬故鄉。雖以陰流入墓起攢、仍當卜兆於桐耳、今奉柩至金陵、則高曾祖考、無一葬故鄉者矣、高淳二百畝、乃我二十年傭筆墨、執友張彝歎為購置者、惟用為祭田、於義為安、一水可通、子孫歲收穫可近就繁昌展副使公墓、將為記勒石台拱祠、兼注縣冊、俾世守之、不得私摽棄、

婦人之性。鮮知大義。兄弟同財。則怠於家事。委積蓋藏。坐視耗蠹。甚者爭為侈靡。吾子孫之以大功同財者。苟不能同爨、則均其歲入而各私為奉養、豐年存十之二。儉歲十一。公貯之以備喪葬婚

嫁。猶愈於離居析產。不肖者甘蕩棄。而兄弟不得問也。吁。薄矣。淸澗白氏四世同爨。婦人服用有經。雖母家送嫁服物。亦貯公所。鰲昌徐季子同產五人。兄弟有子二十餘。季子年二十二。喪妻及子。遂鰥居治家事。兄弟之子。耕者賈者。授徒客遊者。絲粟不入私室。男女少長近百人。無違言。余杪秋遇其兄之子於魯港。其言如此。然則子弟有不可教者。父兄其省諸。婦人有不可化者。男子其省諸。

別籍異財議

李巨來 見卷第八

吾江西風俗淳厚。聚族而居。族必有祠。宗必有譜。尊祖敬宗收族之誼。海內未能或先。至於一家之中。累世同爨。所在多有。若江州陳氏。靑田陸氏。竝以十世同居。載在史冊。今此風亦稍替矣。觀朱

子曉諭兄弟爭財產事援据禮律以敦教化凡祖父母父母在堂子孫別籍異財者並將關約呈首抹毀不遵者依法斷罪信乎儒者之政異乎俗吏之爲之也然細思之尚有未盡善者蓋禁其爭財可也禁其分居恐未可也孟子論王政止稱八口之家朱子釋之以弟爲餘夫壯而有室即別授百畝是古者未嘗禁人之分居也惟是鄉田同井相友相助相扶持則分而不分耳迨世既衰漸失友助扶持之意於是篤行之士矯爲累世同居之事姑以勸親睦而激薄俗耳非比戶所能行也凡累世同居者必立之家法長幼有禮職事有司筦庫句稽善敗懲勸各有定制又必代有賢者主持倡率而後可行否則財相競事相諉儉者不復儉而勤者不復勤勢不能以終日反不如分居者各惜其財各勤其事猶可以相持而不敗也至於祖父母父母在堂亦微有辯如年踰七十宜

傳家政或年雖未衰別有疾病而不任綜理則子孫析居亦無不可且其家既分析必其家法未立又無可兼綜之人今必責已分者使之復合是強人以所不能勢不行矣惟既分之後骨肉爭財致興訟獄則不遜不親豈惟偷薄彝倫已斁地方官長深懲而嚴治之庶還淳厚故曰禁其爭財可也若止於分居則不能禁亦不必禁惟教之以親睦之道俾分猶不分焉亦未害於三代之治也

論宗族二條

張考夫 見卷第三

人有此生當思不虛此生之意在門內勉任門內之事在宗族勉任宗族之事不可輙起較量推卸之私心充較量一念勢必一錢尺帛兄弟叔姪不相通充推卸一念必至父母養生送死有不顧門內如此況宗族乎即父母不若無此子即祖宗不若少此子孫

又況其餘安有一步推得去人家譬如屋室也有棟樑然後有椽簷榱檻然後有牆壁門戸大小長短各效其能以爲用便可成室若各各自私毋論不足成室究竟一無所用而已抑思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仁爲已任者獨非人乎乃不求爲柱石棟梁甘自棄爲溝中之斷哀已

凡讀史傳至世德之門孝義之里或鄉閭所稱或朝廷所表未嘗不甚慕之謂子孫何幸得生其家乃終不知反求諸身豈非惑乎夫彼非有異道也父子篤兄弟和尊卑得其序內外大小得其常而已吾猶是父子猶是兄弟猶是尊卑大小內外不能如彼何也得非身之不修彼懷仁義而愛敬敦讓以化之我則懷利而傲慢貪戻以敗之與美惡之習始於一人二人其流必及數世誠之所感不言而喻故意嚮不可不端立身不可不正源遠者流長根深

者實遂前人植基職惟修德後人踵武庶其式穀哉

冠汞修山居日記云古人睦族非止同宗以族服考之父族母族妻族皆是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以爲隱君之賜晏子曰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三百餘人

上叔父

張孝先 見卷第一

聞邇來多招謗尤皆鄉親所以教誨我宗者也叔父但當反巳不可怨人若情事有關係我者叔父但從寛厚我之吃虧讓人鄉親所共知豈可因我事而使人怨及叔父於我心如何過得去昔范文正公歸里日有絹三千疋盡散與族戚曰親族鄉里見我生長幼學壯行爲我助喜何以報之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於我今族

衆皆一脈豈可獨享富貴我今即不富貴衣食粗足豈可不念我
鄰里鄉黨親戚朋友乎我中舉中進士鄰里鄉黨親戚朋友兩次
爲我助喜我殯父母時鄰里鄉黨親戚朋友兩次爲我父母祭奠
是人之待我厚矣且我應童子試至二十五歲欲博一靑衿而不
可得今既叨中甲科又受
朝廷爵祿得以光耀祖宗父母是天之愛我至矣天之愛我也至
我無以酬之是負天也人之待我也厚我無以報之是負人也若
天人交負還成個甚麼人我平日講學原是講明道理以便身體
而力行之也若口裏只管講行時却不照着這個道理行講他何
用叔父處事還有個最要緊的法只是要把便宜處讓與鄰里鄉
黨親戚朋友我自家却吃些虧這便是聖賢處世道理至於某弟
更要大破情面向他痛切言之令其翻然悔悟痛改前非方好昔

司馬温公與姪帖云近除門下侍郎忌者無數而獨以愚直處其間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不墜是以受命以來有懼無喜汝輩當識此意倍須謙恭退讓不得恃勢作不法不公事擾官司淩小民使鄉人厭苦不然則我禍起于汝輩而汝輩亦不免也某弟今已三十餘歲年紀不算小處己待人應事接物俱宜講究閤家下諸事皆未妥待人亦刻昔程大中夫人戒諸子呵責奴婢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某弟何不體人情如彼叔父代我勸他着他持身要謙謹存心要忍讓這纔是做人的道理朱夫子居家四本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某弟於四本俱失學無慮乎司馬温公宋一代大儒也身居侍郎猶且小心謙謹我既無侍郎之尊所處之地更有甚於温公之時他若不循道理不止害我連他都害了他縱不愛我獨不愛他自己耶若

能改過吾家之大幸也終不能改只得由他所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到異日有事時毋謂我言之不早也

論僕役二條

張考夫 見卷第三

先王分土授田一夫無失其所凡有勞事只使子弟爲之未嘗有僕役也觀論語有事弟子服其勞及子適衛冉有僕可見王政不行人民離散貧無依者勢不得不服役於人以生是以家力有餘子弟不給使令者養人以資其力久矣爲天下之通義也但當善待之不可橫加陵虐陶公曰彼亦人子也先須開以爲善之路示以資生之方必其不堪扶植與屢不用命者然後去之苟無大惡亦宜寬宥不可求之太過責之太深使人無所容足也彼輩無知者固多然其必不可化導要亦無多至其子孫實爲不幸非由自

已作之放遣可也天子臣妾萬方猶欲視民如子士庶之家牛羊犬馬待人不畏獲罪於天乎

男僕二十餘卽當爲之娶妻女婢近二十卽當使有配偶或別嫁之非獨免其怨曠亦所以已亂也近世僕人忠謹固少主人待之非理亦甚蓋思上下報施旣有恒分循環往復又道之常能無惕惕於心可云惟我所制乎

甲辰示道希兄弟

方靈皐 見卷第五

古無奴婢事父兄者子弟也事舅姑者子婦也事長官者屬吏也惟盜賊之子女乃爲罪隸而役於官九職臣妾聚斂疏財質人掌民人之質劑蓋士大夫之家始有之如後世官賜奴婢亦以罪役耳戰國秦漢以後平民始得相買爲奴然其素儒生必父母篤老

子婦多事然後傭僕賃嫗以助奉養金陵之俗中家以上婦不主中饋事舅姑而飲食必鑿燕遊惟便縫紝補綴皆取辦於工仍坐役僕婦及婢女數人少者亦一二人婦安焉子順焉蓋以母之道奉其妻而有過矣余每見農家婦耕耘樵蘇佐男子力作時雨降脫履就功形骸若鳥獸然遭亂離焚剽則常泰然無虞蓋其色不足貪也家無積貨可羨也雖盜賊奸宄不能不留農夫野婦耕織以供戰士而擄辱繫虜斬刈無道者則皆通都大邑搢紳富室之子女也人事之感召天道之乘除蓋有確然而不可易者矣吾家寒素儆衣粗食頗能內外共之而婦人必求婢女猶染金陵積習吾甚懼焉道希兄弟其與二三婦共勉之恐余不幸而言之中也

卹臧獲議

邱秀瑞名嘉穗上杭人康熙庚午舉人歸善縣知縣有東山草堂集

天地之性人爲貴而人之生於天地間者雖有智愚強弱尊卑疎戚之等其與我同類而皆有欲立欲達之心則一也奚必智者強者尊且戚者乃得爲人而愚者弱者卑者疎者之類無足比數乎昔新莽嘗考古制禁天下不得畜奴婢雖其空文無實與王田等而要以先王之時大夫以上既有庶人在官者爲之役士庶人亦各隸其子弟而止而其時之小民又皆授田於上而無一不得其所則奴婢固可以不用而亦誰與爲奴婢者此盛世所以無怨曠之人也後世之人窮賤無所歸者既衆自中人十金之產皆得收良人男女而屬役之斯已大異於先王之世矣而況刻薄者流又從而禁錮焉摧殘焉俾不得終有其夫妻子母之樂豈不輕蔑天民而傷兩間之和氣哉夫天下之窮而無告者莫如鰥寡孤獨然此四民者即不幸猶不必其相兼而其無妻無夫無子者亦皆至

於垂老而後廢非窮於人窮於天也如以奴若婢而制之終身使不得配則是始而孤繼而鰥且寡而終於爲獨以一人之身備歷其窮而又非天之所爲使也悲夫悲夫生人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且人亦何爲而不推其心也已之男若女幼則携持保抱稍長入小學不幸教嚴師傅予之杖意猶以爲惡或不幸遭禍患身死賣爲人奴蓬頭跣足甚者至流落娼籍以辱門戶不知爲父母者將復何以爲情噫奴婢之走使於我前者獨非人子乎哉彼其始亦與已之男若女無以異一旦不得已而歸於我典耕典爨奔走者幾何事事大事小承順者幾何人食糲食衣敝衣祁寒暑雨戴星霜而出入者幾何年其情已大可憫而我復利其服役至以幽囚終其世而不得少嘗人道之萬一縱彼不自明我獨無動於心乎縱或垂首喪氣服勤至死其能不飲恨於九原乎清夜以思

亦足悲矣竊謂今日居民上者宜設爲厲禁令奴婢年二十以上皆爲之配然後得役不則奴聽其自去毋得責以贖身婢聽其適人薄給本主以財禮如是而不之聽許奴婢自陳於官而約長爲之舉首則有常刑其有隱蔽者亦各坐之以法然後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咸得以自遂其生於天地之間而爲本主者亦不至肆爲刻薄賊人之子以殘害天地所生之人而干神怒召天災其亦中和位育之一助也已雖然世有復先王之仁政者乎卽奴婢之名亦可以不設而尙安以禁爲

切問齋文鈔卷第十目錄

教家二

盧子弓飽夢說
李希天窖金論
鄭牛人儉論
田粱紫書事三則

田梁紫與侯六兄書
張穆若廣戒殺牛文
勞麟書戒殺問答
徐魯南五看約

張起元勉厚堂五箴約

朱可亭書鄉飲酒禮

吳江陸燿朗甫輯

教家二

飽夢說

盧子弓 見卷第四

人有蔬食數日未嘗肉味者其隣饋一彘肩烹焉而嚼盡其筋膜毛皴惟大胍不可吞咀然後棄之食已伸頸侅氣敲腹作彭亨聲遶屋行夜分未消則欠伸就寢夢入庖厨之中釜甑氣蒸蒸然煎者熬者膾者塊而流膏者腊者塗以飴者左右顧間無人乃復據案大噉食一物未盡更探其一而忘宿昔之飽於肉也既寤病脾七八日不能受糜粥患之延醫而告以故醫者曰醫門多疾療食傷爲易弱者導之壯盛者瀉之卽吾事畢矣今子之病非獨在脾

而已。是傷於心者也。吾不可以導而瀉之也。吾聞之子列子曰。甚飢夢取。甚飽夢與。今子飽而夢取。吾是知子之傷於心也。子所嗜在口。所受在脾。然而無飢飽不知厭足者。貪以反其心之常耳。且貪之爲患。非惟中於心。吾恐其將害子身。而兼能奪子於所嗜。魚貪餌吸鉤。鵝貪牝掛網。虎狼貪牲入機穽。黃雀貪蟬墜於彈。盜賊之劫人也。貪於金而觸法。方禍之未發而汲汲於所嗜。以爲可以利其身也。及其已發。則身爲魚肉而人爲刀俎矣。雖欲棄所得以走。其將能乎。是之謂害於身而奪其所嗜者也。於已何益焉。夫人之飲水以其清。積而壅之不可以濯足。尊生者其氣無宛。是故其神清。雖不飽而亦不取。今摩子之腹既已積而壅之以宛其氣矣。氣宛則神不能守。吾恐子夢則飽亦取。飽則取亦夢。而何有於嗜肉爲子計者。莫如治子之心而棄其貪。取於物也有道。用於物也

有節見人之芻豢醪醴以爲鴆毒聞宰割之聲戚然食不下嚥焉有餉之則曰是欲重吾熱也吾不可取快一時而終至於嘔逆焉若是者雖似苦之實足以輔之雖云汰之實所以艾之周冏著諱本字饔飧啣物於口而離其首以醫道言之則亦貪味者之鏡也吾所傳於吾之師者麰芽黃硝皆可以已脹然非所以療子子休矣吾不復有言矣於是扶杖而去子弓氏聞之而嘆曰善哉言乎然獨飲食之人然乎哉急進若言以俟後之知類而能達者

窖金論

李希天 名繼聖常寧人官萬年縣知縣有尋古齋集

夫仲秋有賓窖之政所以歛備雜物也漢任氏遂因而窖粟粟宜倉囷其窖之者必戎寇橫行時不可攜而他適也後世又因而窖金夫殫畢生經營之力心枯筋瘘幸而致富仍襤褸如貧狀乃聚

所積埋之是長與此物辭矣再見無期其視夫窮人之不能有此者又何以別乎不幸而盜賊入室縛烙撻刺逼而罄出之抑或至於九死而終不令發其藏當此之時盜則花面猙獰若拘魂之鬼而其人則儼然對燒舂磨服罪於陰獄冥司矣嗚呼歷萬苦千辛以死守之者豈不以其能長子孫哉不肖者踵其後掘土拭色花消於無何有之鄉死而有知九泉一慟悔之已晚其肖者克家用宏先業膏沃連疇鏤塗潤屋死而無知不見不聞又況爲之後者坐享成福恥談祖父之勞儉而不屑追溯其淵源是亦泛泛然絕不相屬之古今人而已矣豈鬼神陽奉陰惡故使之有同於無實歸於虛誘其衷以爲此計歟夫寶氣結爲精靈被抑沉光安忍鬱鬱此土一旦黙徙潛移求之不得其處又或無端而落諸他人之手嗚呼宜華歆拾之而管寧揮之也

儉論

鄭半人 名梁慈谿人康熙戊辰進士 官高州府知府有寒村集

孟子曰儉者不奪人非謂儉而後可以不奪人亦非謂不奪人故不得不儉也先儒以禮下爲賢君之恭以取於民有制爲賢君之儉則直是不奪人名儉而已矣今天下皆知言儉然其爲說曰吾甘淸苦省交際然後可以無求於人否則謂當今民窮財匱求人實難非節嗇慳鄙則恐無以爲生若此者人莫不從而許之曰儉由吾思之此其意直欲奪人其不奪也直無待於奪而後不奪或奪之終不能奪而後不奪耳夫古之人必以其廉於取者言儉而今之人第以其吝於與者言儉則是便人好利之念而開天下以刻薄寡恩之漸者莫儉若也嗚呼豈孟子之所謂儉者固若是乎古之公卿大夫之家其儉自與士庶不同公儀子之拔葵孟獻子

之不察雞豚不畜牛羊此正所謂儉也今自勳戚世冑以及卿相大臣特美衣豐食耳其權子母固競錐刀也其待宗族親戚友朋固較量錙銖也可謂不與士庶同乎世徒以其美衣豐食似乎不儉而輒復以草野小民之鄙嗇繩之人情固有自私自利之心聽其言也順而易入於是一絲一粟不肯輕出而財日上積而不下流至使天下之農工商賈不得挾所業以仰食於富人是古之貸錢出息食客數千者猶以其奢也而奪人者亦時而與人今之粟紅貫朽登壟罔利者直以其儉也而奪人者不惟不復與人且將以其奪之人者轉輾而爲奪人之具不已天下財源之日竭民生之日困毋乃皆此儉之一言誤之乎三代而後稱恭儉之主莫如文景然吾猶以爲文帝之儉其大者在除租復賦而身衣弋綈帷帳無錦繡特其末節至聽鼂錯之言而入粟拜爵猶未免於聲音

笑貌又況後之人主旦旦以苛征横斂毀最有司而徒以愼賜赦賑恤之令罷養廉育才之典爲儉者乎夫以愼賜赦賑恤之令罷養廉育才之典爲儉則古之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諸侯幣帛饔飱百官有司皆爲奢矣以古之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諸侯幣帛饔飱百官有司爲奢而以後之愼賜赦賑恤之令罷養廉育才之典爲儉則雖孔聖之言吾猶將反其意而爲之說曰與其儉也寧奢矣予才不善奪人而勢不能無待於奪其於今世之所謂儉者甚宜然竊慨夫世之敝衣垢履徒步者往往以士大夫而不恥爲委巷牙郎竈婦之行貌雖儉而其意未嘗不在奪人蓋甚欲以孟子之所謂儉者與之共勉也作儉論

書事三則

田梁紫見卷第一

帝邱李氏家有邢侗畫石董文敏宗伯題其上或欲易而弃之不可屢請之其不可如一也久乃裝爲屏障客奔旹曰此非屏障間物也覆幕不及施風雨侵之酒炙汚賊之水火災之童僕觸之孺子嬉戲而碎之賞玩摩挲之不撤壞立至告之勤倍於請終弗納余聞而惻然乃約一二好事者往觀期以碎首求爭之必行以完此善物既至就視之無言而退既出客問故曰勢已無可爲矣即吾言幸用奚補嗚呼人之持身無使人望而反走終不爲之出一語太息惜不及爲則幾矣

今之特起以嗜爐成癖者咸推成北徐公公自負曰辨銅物審鑄法窮爐所以依人之情講人所以奉爐之理盡之者誠莫余若也

時爲人道則競傾耳嘆爲精絶且竊其餘論以爲已有詡詡然轉以向人負鑑賞而驕語之比比也一日與過袁氏之宅見武修焉以銅以鑄與夫人與爐之相爲從事一一舉以語之公心是焉無疑間以所負之辨審窮講者要其詞以質武修率駁之以爲未當其物公色受焉無怫蓋不自是其是而一以武修之是爲是也武修爲理齋仲子論則得之過庭理齋尊人爲參政石憲先生明季稱爲好事袁氏鑑賞之傳實本諸此不知先生所謂鑑賞者心得神悟自造其物耶抑亦有所受之特盡其法也嘗過百家之聚有講席焉聽其師南面而說經豎拂擎拳不啻心契于聖而貫綜百家也偶出道上遇章縫之士或告之曰此名儒某先生之弟子也則見其神懈色沮膠口而不能出一字不第爲其聲之所震亦辨於其胸者未徹故遇物而失其所主耳苟徹則且命工授範矣孔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而急以不知爲不知誨仲由固聖賢無自欺之學其亦思以防此患也夫

寧都謝廷詔身爲諸生往往出入吏胥間由是士多輕之魏叔子禧見其人貌不甚偉又聞其行事弗善也久之假館與禧讀書屋相隣聞之益顰蹙比入館數見廷詔行頻適外不讀書人雜遝於門自皂隸里胥及諸無賴生無不至相狎匿久乃習其專爲人排難解紛亂而不自見德於是自失曰吾今日乃得謝生也攝衣冠拜其室謝久溥子遂爲上交蓋爲其不惜辱身以急人也吾聞之君子守身如玉然必使其瑩然潔白不可得而滓之一旦墜於糞穢之中曰拂而拭之則可交帝淡炎吾恐玉之神亦汶而弗光矣且廷詔之交諸匪也事已至而姑親之乎抑亦輸誠納交於平日邪如事至後親則其誠不接彼其甘心爲我用以脫乎我之所急

卽爲用焉。太邱弔讓而紓黨錮之禍。對山請瑾而出獻吉之囚。人猶弗爲恕。況投分於平生。不幸吾之所急。無一人焉蹈於禍患。借彼以全之。其何所借手以自解。我之不爲兒徒醜類也乎。天下顧安所皆得畧迹原心之魏叔子。幸而得之。自顧面目。且將難於施鏡中之顏矣。非常之事。仍須非常之人爲之。余素懷硜硜。爲吾子孫苟守小廉曲謹。終至於迂拘而不足爲世用焉。吾必以爲眞能負荷矣

與侯六兄書

田梁紫 見卷第一

客盡鳥藏。想當無事。不揣固陋。妄欲有陳。及閱蘇代沮孟嘗君入秦事。輒復自止。昔秦王以相位致孟嘗。孟嘗欲往。諫者衆矣。而孟嘗不聽。最後蘇代請見。孟嘗曰。若言人事。吾已知之。意者其以鬼

說乎。代即應曰。臣之來固不敢以人事進也。即陳土偶木梗之語。而孟嘗君為之罷行。僕意鈍口訥。不能應辨若響。則其辭已不足傾長者之聽矣。且聞之以言感人者淺。以身格人者深。昔魏鄭公見唐文皇。文皇方臂佳鷂。見公來匿不敢出。及公退而鷂死懷中。文皇之匿其鷂也。豈待公之言哉。今者無格　心之義。乏應辨之才。猥以鄙人持其膚說。欲奪足下數十年之癖嗜。何異洛陽輓進。欲以立談數語。使孝文一旦盡改其制度。而悉去其舊臣也。噫其惑矣。雖然竊窺足下意豁而鑒洞。寬然似若有容。鑒洞則能別白黑。有容則必採芻蕘。但以生平左右進諛者衆。使足下不聞其過蹉跎至此。倘藥石早進。則沉痼之去體。當不知其匪朝而伊夕也。故不惜冒知止之戒而一言之。夫禽荒之戒。發自大禹。迨其後懿公以好鶴亡國。重貴以調鷹滅身。魏丕以良馬易孔雀翡翠而見侮

敵人是則從禽之爲害也非一世矣然鶴之爲物淸遠閒曠見咏詩易鷹之爲鳥奮迅搏擊足習戎備而孔雀翡翠之屬文彩羽毛可以娛耳目而悅情志當其玩而樂之也必且臨高軒策駿足下韝有人禁籞有地而已動詩人之譏灰壯士之志爲隣國所笑今足下所好者特徑寸之鶉耳無淸曠之致少搏擊之能乏文繡之質而乃身親其事體任其勞樊籠充禮賔之庭囊槖遍僮僕之手涸食同位人禽雜處每當秋冬之交則理綱罟馴囮媒卜叢薄招鳥師其未得也寢處荒野蒙犯霜露體瘁而心勞其旣得也時其飮食量其肥瘠神擾而事廢欲野性之馴也則長吭若轟雷欲戰骨之健也則堅持如執玉捕蝗以飼舊雄則命一人焉投而東烹水以浴新魁更命一人焉奔而西角技者絡繹而來獻雋者旁午而至藏修之室幾同闤市而足下爲之頤養適度寢食愆期手不

暇持杯杓。目不暇接詩書精神無以對賓客。僮僕不暇供役使。詩人當此不知如何感憤以流連。而識者過之。亦必啞然而竊笑也。足下爲名卿孫子。氣類遍天下。且舊踐戎行。義聲頗著。海內之人。意中已久有一叔岱矣。而又學導養解名理。能飲酒。善鼓琴。彈碁蹴鞠。詩文書法。無不畧盡其妙。凡人有足下之一長。已足動聞風者之傾慕。矧如足下。誰不願望清光陪末座哉。徒以溺志從禽。諸爲俱廢。且爲此事者。率少勝流。足下既樂而好之矣。勢不得不從事於闤闠之間而上下於屠沽之列。彼因得以呼朋引類。接踵交易。於是傭奴爲前席之賓。而厮養者皆執袂之友。不特違足下疾俗本懷。使子弟出入其間。亦與左周右召朝嬰夕側者異矣。苟慕義者於此時。履足下之庭。當亦病所聞之失實也。且足下身離大創。正宜防宵小之窺測。家就困乏。尤須煩早夜之圖維。記曰。張而

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一於張弛文武然且不敢而況弛其所當張而張其所當弛乎凡足下志在己之貴達疾俗之懷廢獨擅之長犯古人之戒廢人廢事勞心勞力以爲之而不悔者豈敢自謂盛德特以性之所癖未能遽變謂知與故可勿用瑣瑣相責耳使不幸有所癖有大於此亦欲成遂非之志使知且故者之默默乎足下必曰爲其事者豈但一人夫騶儓賤隷計無復之始甘心棄身於不肖之域名流鉅公未嘗道也足下必曰名流鉅公安敢望也足下試審生平自命者何等而忍以目前小適遂即安於騶儓賤隷之間哉如欲師人生行樂之謠慕勸酒長星之舉曰吾知適吾適又安問身後之名與君子之責哉此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者之言並不許足下之出諸口也僕嘗日聞足下憚於細務而善忘兼以濡緩不及事凡人之日接乎其前者雖

數見而問終莫識其姓字每當出門有事即甚急亦必遲留移晷
或竟爲之輟駕也始以人心不同亦將謂爲信然今見足下焦心
勞思敝敝於一鶉之間而不自苦是非眞憚勞也混數十百囊於
一室而於其中別羽毛之白黑辨聲音之高下無有爽者是非眞
善忘也一聞從禽者之徵召奔赴恐後即風雨晦冥不暇止不啻
奉尙書之期會是非眞濡緩不及事也方悟有所重必有所遺足
下於此可謂專心致志矣苟一旦翻然自悔移此心於道德文章
何難登鄒魯之堂而奪揚馬之席即不然而取大禹老氏以爲法
用衞晉曹文以爲戒精筆札之能博琴酒之趣遠體膚之勞絕心
神之擾無比匪之傷致親仁之譽人得其役家得其理前有所振
後有所貽以視從禽之樂安危賢愚詎止雲泥焚網罟縱鷹犬豪
傑之高蹤足下寧有意耶或曰子之言然矣如無益而得罪何夫

言不言在人聽不聽在我足下卽果於自棄亦有不聽而已何至用以相罪乎且足下意豁而鑒洞寬然似若有容又安知其終不見聽也使遂如說者所云足下眞以相罪亦不過禮意之薄杯酒之疏卽畏而有所前却假爲諫官而立天子之庭陛放逐刑戮時致其逆鱗之慘而主德所係將遂緘默取容以違厥本心乎且於介夫篤甫旣有言矣以爲非耶傷於待二子之薄以爲是耶無以明待足下之厚誼醜情鈞故不憚言之重辭之複而必欲竟其說於左右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足下所與從裔者雖不足以及此然僕羈旅也千人所指心誠有所畏之願毀之勿宣

廣戒殺牛文

張璁若 見卷第一

自習俗恬殺仁人君子未嘗不以殺爲首戒而近歲以來獨重殺

牛上自朝廷搢紳學士下至閭巷細民無不知殺牛之爲大戾者或著爲文章編爲頌偈或刻冊流布或單紙粘壁不下十餘種予每遇而讀之未嘗不嘆其惻隱之至切而又未嘗不惜其用心之狹與立言之不備也昔齊王不忍一牛孟子以爲是心足王予以爲當今之世而人人推其戒殺牛之心君可以爲堯舜臣可以爲皐夔稷契布衣韋帶亦可以爲顏曾思孟而不難也戒殺牛之心何心也不忍之心也不忍於牛而忍於人者世必無此心世必無此人乃不忍於牛則眞不殺牛眞相戒以不殺牛不忍於人則未必眞不殺人未必相戒以眞不殺人者何也殺牛之慘人見之人能言之殺人之慘人未必見之人又未必敢言之也殺牛之慘戰懼迫蹙血肉淋漓而已殺人之慘則有戰懼而不暇迫蹙而無地血肉淋漓充滿世間而莫測其際者何也殺牛者刀砧而已殺人

者不止一刃砧也邵子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移也又況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使天下之人無生路可移相率委溝壑而死即爲殺人矣所謂生路者衣食也安樂也義理也催科急而衣食之路絕矣刑禁苛而樂生之心亡矣盜賊熾而使人不敢詰盜風俗偷而日迫人於偷義理之路絕矣三者之路絕死於飢寒者有之死於桎梏冤濫者有之死於刼掠困辱無聊者又有之其幸而存者相率而趨於苟且之途爲禽獸之歸者又有之沴氣所結澆風所煽喪亂凶灾相尋狎至而人之能生者有幾乎夫人之與人肢體色貌同也血氣心知同也好惡聰明又無不同也相生相養則爲倫常相滋相嬗則爲世宙其所翊戴則爲君父之尊公卿之貴其所供給則爲玉食之奉祿予之需其視牛之墾地服箱爲功於人又甚相倍也嗚呼人與牛有間矣牛之見

殺則人憐之人之見殺而人不憐何也嘗推其故矣人之殺牛利牛之有而不恤其死也人之殺人得非亦利其有而不暇恤其死乎人殺牛而人戒之有二氏因果報應之說以惕之也人殺人而不知戒得無因果報應之說不爲殺人設乎抑殺人不以刃者之罪異於以刃乎人曰殺牛則鬼神察之人曰殺人上天獨不鑒之乎吾願今之人推不忍於牛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推相戒勿殺牛之心而畏威避禍之心亦不可勝用也

戒殺問答

勞麟書 見卷第二

或有問於予曰古聖王謂人性與物性有異所以不戒殺有宰牛烹羊之舉割雞宿賓之事也今朱子云人物之性亦我之性程子亦云萬物一體謂萬物之性皆一體也若然則佛氏謂性均天倫

物我一體豈可利己殺物其說眞不爲謬矣柳宗元謂佛說有與論語大易相合處果亦非無因矣今程朱二子既謂人物同具一性欲殺同性以充口腹一體之謂何論人物之性宜於何辨之且孟子云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抑惑滋甚既云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徒遠庖廚爲言是與借刀殺人者等也借刀殺人與自用其刀殺人者惡尤甚也君子勿爲之矣且庖有肥肉廐有肥馬孟子謂之率獸食人推情度理識何深也今既食其肉遂以遠庖廚而不審情推理而妄食乎禽獸將死故鳴哀何等悽愴豈可掩耳盜鈴竟忘殺死之慘且以見牛未見羊謂之仁術乎故殺生之事古聖王必有以處此矣予答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父母者一人之天地也人物同出天地各本陰陽特人直而物横人仰而物俯具形爲有殊耳所謂理同而

氣異者此也有生之後蠢然之知覺運動人物似同粹然之仁義禮智人物迥殊即其間若烏之反哺羊之跪乳雉之耿介之類亦不過衆物最著之一二物終身内之偏明也守其一節不克擴充其能性具衆理情應萬事若人之千變萬化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靈哉所謂氣同而理異者此也程朱一體之説因人物同出一本故云然耳非謂犬羊之性猶人之性畧無區別也然則佛氏之所謂一體非二子之所謂一體也明矣安得謂其戒殺之事不謬也哉試問同出天地者即謂同性不可傷矣而草木之無知罔覺根生土養雖其知覺運動并不及禽獸然亦能自蘖而榮自榮而悴先小後大溉之則茂傷之則枯應乎時出乎土獨非天地所生乎充佛氏之說不惟禽獸之性猶人即草木之性亦猶人矣彼桑門輩豈獨不可飲酒茹葷勢必食槁壤飲黃泉穴居野處

同身於蚯蚓然後可安得伐林木而有梵宮蘭殿之巍峩咬菜根而爲刈蔬烹茗之飲食乎其說可一辨而立窮矣且鼓用皮鐘釁血硃紅殿宇種種塗膏血爲之所謂不戕物者安在至遠庖廚之說雖因觸目傷心食不下咽而然推孟子之意亦欲以愛物一端引王到仁民地位充此不忍一念可以保民致王將曲成其德故節取其美謂之仁術者如好貨好色只欲引君當道志仁故如此說耳若論其至先王制是禮卽當行是事舉之則爲宜廢之反爲過設牽牛堂下者令聖人見之必以爲釁鐘之禮制自先王大典宜舉斷無令牛易羊之姑息也且庖廚之設始自羲皇若必當遠聖人亦不創立是制矣倘人人遠庖廚則牲殺無人而禘嘗之義廢宰割無人而燕饗之禮虧不且中國同爲貉道乎烏乎可哉先王神明普照心思徧及垂典禮以貽示來茲獨不念起殺傷之慘

於不可問乎。總之先王親疎有殺。輕重有等。不失絲毫。親親仁民愛物三者。雖皆一仁之事。然古者粒食未興。黎民苦飢。益奏鮮食。進鳥獸魚鼈之肉於民。使食以充飢者。豈聖人只有仁民之心而畧無愛物之意耶。夫亦以仁民之事重於愛物。不能兩全之中。不得不伸此而屈彼也。況用繭栗以郊天地。殺特牲以享祖宗。比之仁民之事爲尤重者乎。由此觀之。則物之殺也。宜也。非過也。雖然。先王殺物之中。又未嘗無仁物之恩也。禮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下此凡庶民之家類可知矣。孟子曰。七十非肉不飽。可知食必食肉。必養老始然。若七十以下。幸免飢寒足矣。吾於此嘆先王之制。眞盡善也。必有故始殺。則敬天尊親之意。慮無故不殺。則愛物好生之心摯。是牲禽之殺。必爲養與祭及燕享始舉也。無他所重在此。而所輕在彼也。不然後世之

以麵代牲反勝先王之犧牲肥腯矣豈其然哉

五肴約

徐曾南 名用錫號晝堂宿遷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翰林院侍讀有圭美堂集

傳曰禮始諸飲食又曰禮尚往來鄉黨隣里酒食相聚會乃不可少不能已之事既不可少不能已則必計其有常權其可久衣冠之家貧富不一不定箇便之約則富者恐人責其不敬貧者勢必恥其相形肴蔬品物過豐未免應酬爲苦便非有常可久之道今立約例除吉慶大賓成禮外平常親友相招視客位之多寡肴品多不過六少不過四酌乎適中以五爲度山海之貴味莫陳市肆所常有已足或四葷一素或二素三葷一飽便佳方丈何用若小飲器數亦須倣此外用果肴五碟中設小菜攢盤一具酒則家釀市酤無所不可清談雅令隨人隨時惟取適興切莫强拔踰此例

者罰令次日重席仍必如約乃止一曰崇節儉以養德二曰減口腹以養福三曰省靡費以養財東坡舊有成言吾輩何弗遵古蔡西安商尊首倡此議以余素有同心屬爲約辭質諸朋儕僉曰善梓之刷印以便傳牋適西安遊吳門遂鋟板以歸

勉厚堂五簋約

張起元 名貞號杷園安邱人康熙己未博學鴻詞翰林院待詔有勉厚堂集

盛饌變色爲相敬也疏食必飽爲相愛也聖賢皆然況吾輩乎物力有限儉德當崇儗法古人二簋用享每食四簋之意斟酌時宜再加其一且知已相聚原取歡洽非徒哺啜卽爲哺啜計五器之奉不爲不豐何必羅列始足稱豪會數禮勤物薄情厚我既易於待人人亦易於待我矣

書鄉飲酒禮

朱可亭見卷第七

世之惑人者多矣而酒爲甚古人祭祀燕賓養老外無飲酒者論語記孔子惟酒無量即鄉飲酒禮所謂無筭爵也飲無筭爵而不及亂惟聖人爲然然孔子嘗曰不爲酒困何有於我是聖人且不敢自必其然也夫以聖人所不敢自必者而欲以責之常人難矣故欲無亂不如不飲而或且曰酒忘憂也嗜酒者有托而逃也抑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獨此心耳心難覺而易昧怵惕之震動之猶懼其未也無端而昏之以酒不大惑與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忘憂是忘生矣小宛之次章曰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此遭亂相戒免禍之詩也未聞終日酩酊而能脫然於亂世者矣吾嘗謂陰司果有地獄其必何晏王弼輩居之蓋自曠達之說起一時輕薄之徒爭相趨效而學士大夫又美之以文章風雅之目而淑慎

爾儀之君子。反詆爲鄙吝。蓋至是而酒之中於人心風俗甚矣。獄訟繁興、猶其後焉者與。先王知斯人飲食之欲、不可以盡遏、而思所以遏其流。於是制爲飲酒之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不亂則無惡於酒已。此鄉飲酒之禮、不可不亟講與、

切問齋文鈔卷第十一目錄

服官

李中孚答惠少靈
湯孔伯答沈芷岸書
陳紹洙官戒示長兒
魏石生勸民緒言序
　與許典三書
于北溟示親民官自省六戒
王犀川論興學
　論用人
陸稼書與曾瞻弟書
牛階平與五弟書

寄董大兄書
陳慶門仕學一貫錄
石成金官紳約
魏環極寄張伯珩同年書
湯孔伯答王世兄書
王予中通譜說
張敦復寄叔兄西渠先生書

支故有派之民間俟日後銷價給發者如近來行糧價值檄行刋附由單之末以防發給短少之弊是部院大臣亦疑州縣爲先取民而後發價矣不知先取後發雖云至公無私小民之揭借其利已經數倍況長吏派一錢則胥里派數錢長吏派一斗則胥里派數斗有極不堪命者乎何如稍那正供現價現買而即力請上臺迅速開銷并由單價值亦多此一番周折昔人云於不得已中求一分擔當即人民利益處也至於因公苛歛任意誅求種種乘機自利不啻爲盜取人定然自有後禍是不可不戒一曰嚴徵收小民正供自有額賦外此分釐非可苟也近來徵收立法着令自封禁絕火耗上之所以嚴州縣者可謂周且密矣夫爲州縣而受上之禁飭即使無弊自好者尚覺汗顏至爲州縣而并嚴飭之不靈倘有自欺則有心者將視爲何等乎古人云錢糧一節若肯請減

其善無量。今錢糧不能減。而去其錢糧中加增之弊。亦與減錢糧彷彿。況鳩形鵠面。衣食啼號。此等困苦小民。欲陰捜其膏血。縱令安然無事滿載還家。後日亦必生流蕩子孫以覆敗之者。是不可不戒。一曰崇節儉。天生財物。固供人用。然必存不得已而用之之心。方能用度相繼。倘奢侈任意。飲食若流。無論暴殄。固犯呵譴。即費用必思取給。是亦壞心術之萌蘖也。夫長吏近民。雖自已足食。尤當思民之無食者。自已披衣。亦當思民之無衣者。推此一心。縱令衣食淡薄。尚且不能消受。而猶欲起侈麗之想乎。鄭俠語人云。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夫衣食甚細。而至以盜相比。推此充類至盡。唯恐長吏之稍奢也。是不可不戒。

興學

王犀川名士俊。黃平人。官河東總督兼河南巡撫。有吏治學古編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國學有司樂司成爲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唯考之周禮地官所載有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卽一黨之師也州長卽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爲比長閭胥上之爲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皆黨正等兼領之而未嘗另設一官矣呂祖謙以爲周官三百六十並不見設教之官亦不言所教何如周公設官下至逐蠹射烏至微至纖之事尚皆具載至於建國君民之大豈不見於明文此蓋不領於六官非簿書期會之事其上者三公論道不載於書其下者學官設教不領於六官此二者皆事大體重非官司所領之故也馬端臨則謂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足以爲人之師表故

發政施令無非教也自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趣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士二者漠不相謀矣雖然以爲事大體重則可以爲漠不相謀則豈其然哉蓋有養民之責卽有教民之責無論虞廷稷契互相表裏而周禮教民等事掌於地官正見養民之中默寓教民之職出而秉耒入而横經何雍雍而肅肅歟卽就秦漢而後如韓延壽輩何嘗不興舉學校孳孳教民不敢須臾緩歟後世牧令責重事繁欲其兼司秉鐸之任勢有不能而博士文學等員所司者靑衿子弟耳鄉村甿俗不得過而問焉民亦不甚尊禮之非守士君子爲之葺學舍則學舍頹爲之嚴規條則規條廢兼士與民而操縱焉非牧令之責而誰之責乎

用八

王犀川

紳士耳目也無耳目何以納益幕客心腹也無心腹何以論思佐吏股肱也無股肱何以集事然而用人難哉不先之以知人則招權聚賄官爲孤注矣不歸之于獨斷則坐嘯畫諾官同木偶矣有用人之識而後可以用人有用人之才而後可以用人不然非用人也用於人者也至於肘腋之間隱然爲奸莫如家僮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尤當明以燭之嚴以防之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其御僕之謂與

與曾瞻弟書

陸稼書 見卷第一

到靈壽者雖皆知其淸苦然不圖淸苦之至於斯也大抵署中之人莫不有歸志獨見吾弟札中此是好消息一語爲之三歎居官

凛四知此不是難事能使一家之人皆知此是好消息此境界最難得然只是自已學問未至不能感動人非關他也吾弟境界雖苦然亦無別法只是耐去但館於市鎮中要不戾於俗又不溺於俗方好不戾猶易不溺甚難須常以古人爲鏡方能自照見小學一書不可不常看也茹素甚不必非儒非釋於義無取耳

與五弟書

牛階平 名運震滋陽人乾隆丙辰進士官秦安縣知縣有空山集

吾在秦載餘政簡無事審斷平允聲名漸著甚爲上憲所知百姓亦大懷服吾本非長才不過殫精竭慮極吾耳目所能而出之以至誠將之以小心事自易辦保甲嚴行禁令漸張鬬爭獄訟日卽于少五月中縣北玉鐘峽山崩塞河河水上浸居民漸就漂泊吾聞報單騎往視親荷畚鍤募率丁夫併夜開濬凡兩日夜河開水

下大小七百口獲安堵水退緣山步行載米與錢俵諸災戶百姓資以活濟吾爲此事廢寢食心力幾瘁此亦汝兄一功德也近日淸查戶口確覈地糧異日另有成效當再以告五弟至于責士過嚴懲盜已甚初來時誠亦有之五弟以爲言大是但邊鄙之地風俗獷悍不如此則法不立令不行民不可得而治且吾當官治民要通盤打算與其輕刑十人而不足懲不如重處一人而九人畏是我懲一而恕九也吾惟於此行之不疑然邇日吾法禁已行漸亦歸于平允當俯從吾弟之言也

寄董大兄書

牛階平

尊嫂姪壻姪女必然已達黔南萬里遠涉艮不易舟車安穩聊便郵幸示我懸念甚勞意龍里地方情形何如諸項當就緒亦有卓

卓政績爲故人光否吾謂尊兄叅龍氏龍尚可叅況龍里百姓屬吾一體赤子耶僕亦僻任秦安當與一二老耄作緣雖小鮮深恐鉛刀不足用履之後難倀倀未知所從兼以平生性命倚託之人遠隔黔南無因聆訓誨環視左右親戚無可與謀者渺渺孤身進退無措撫心旁皇如何可言自計八月中旬可抵家十月底可達任所從此升沈得失茫茫如海涯不可知所差可足自信者或不甚似世之俗吏之爲之也僕見墨卷揣摩家有典顯淺三字訣僕爲縣官亦謬效之撰有三字揭諟曰儉簡檢而已儉者薄於自奉量入爲出所謂以約失之者鮮此不虧空不婪贓之本也僕願爲秦安中產分衣食甘苦簡者令繁則民難遵體亢則下難近一切反之毋苛碎毋拘執毋聽陋例毋信俗諱儀從可減減之案牘可省省之當無日不與百姓相見差與之齊而訊其苦樂惟求一切

便民雖驅世笑我以黃老吾不知也檢者天有理人有情吏部有處分上司有考課豪強在國將吾伺奸吏在衙將吾欺入一錢乙諸簡得毋納賄施一杖榜諸冊得毋濫刑耶今日去官吾倉庫不畏後任明日還鄉吾心跡可白友朋此又所謂檢也三者僕實有所不能盡亦未必眞是要道但以循其性之所近而勉其所可能故敢質之尊兄其惟尊兄推分開誠導以我所未逮俾得勉爲良吏則是尊兄不惟有德于龍里之民而又大有造于秦安也三項之外僕又有平生自矢可信於心者蓋實心愛民四字常舉以告人若此四字則不敢負如其負之願尊兄屛諸西戎勿復與相見也自此遠適音書當稀故不勝惓惓發筒付人南向搔首者數日然亦無如之何明年尊兄題授當有一次引見可於京邸寄我半札也寸心萬縷維望故人竭蹶盡職以進明德異日相見更增一

番親熱不落寞也餘情縷縷不可悉

仕學一貫錄

陳慶門

世上原無好做之官雖抱關之吏亦須夜行早起方爲稱職纔說做官好便非做好官之人矣士子平日讀書博得一第居四民之上自謂朝廷倚重生民利賴孰知日日行害人事件件行折福事時時做違心違理事反在人前揚揚得意略無愧色豈復有廉恥哉故人以得官爲可喜我正以得官爲可懼也

天非私富一人原以衆貧者相託也非私貴一人實以衆賤者相託也在貧賤者自已血汗自已消受天之鑒察也常寬若富貴之人高爵厚祿萬民血汗一人消受天之督過也常嚴天心不遠以民爲心者也撫民即所以奉天也毋嘆居官之人事上則俯首鞠

躬臨民則逞志作威或則厚斂或則酷刑或則苦役賤之如犬馬刈之如草芥詎知禍民者天必禍之乎忠恕違道不遠捨此六字未有能合人情得天理者也

當官處事嘗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爲主即如一催科也其勢萬不能免但就其間求其所以省民力者不使騷擾重爲民害則所全已多一聽訟也準之以人情物理出之以靜氣平心不事鍛煉羅織而人心各得其平至於恤災捍患移易風俗當顛困欲斃之時而起諸溝壑予以生全尤不若先事區處不致顛頓危急之爲妙也當越禮犯法之日而嚴刑峻法重懲示警尤不如止惡未萌不至用刑而俗美民安之爲愈也

官場上下相承分誼攸關其當盡禮儀乃衙門體統如此唯有忠厚以盡事上之禮直躬而行本職之事一切升沈顯晦非援上者

所能致其萬一也且上官所責望于下屬下屬所仰承於上憲者無非期其施行之咸宜耳顧其中利害相參是非互異上官或得之紙上未必盡悉其曲折萬一見解不符事機乖錯爲下屬者忠告以盡其誠善道以致其禮但得誠意交符自可相助爲理夫何委靡不振悅諛成風上官曰是彼亦曰是上官曰非彼亦曰非迨其後事勢乖違民怨沸騰彼則曰此上官之意非卽心所得爲也其居心之險大非事上之敬卽此一段庸懦卑鄙之態亦甚失士大夫立心制行之正矩矣

旣爲上官誰不知以人事君之大義誰甘爲妨賢病國之小人如其兩賢相契方將以言論丰采覘人才品格果其持論忠正剛方自矢彼方欲引而進之豈肯妄加禍於守正之人乎卽不然或意見相左或好尚相違甚至媢疾深惡亦不過如梁冀之惡張綱使

之為廣陵守耳不過如鄧隲之惡虞詡使之為朝歌長耳彼原假借賊手以殺二子而二子卒能蹶起事功彪名後代是殺之適以成之也蓋才全則運險為夷命在則因禍為福人各有天人各有命造化有定人其如天何其如命何哉

地方官詞訟無日無之最足見居官者之明暗而亦戒飭乎反革薄從忠之一大段工夫也慨自人心變詐明明被毆而稱殺傷分明爭財妄云搶刼又或牽引其父兄連及其婦女意謂未辨是非且先使追呼擾動耗財以洩其忿耳更其中誣賴人命尤極慘酷或以奴僕脅主人或以頑佃誣業主或以卑幼制尊長有親人逼死而乘機索詐者有冒認親族而毀門壞屋者種種誣罔不可枚舉官長止以屍場一驗了事而豈知其魚糜肉爛鯨吞虎噬已無所不至哉此弊不除人心日益險事變日益多官府亦應接不暇

矣吾謂戶婚田土。當視其情詞虛實。不宜濫准。不准者必指批其不准之故。毋使再來翻瀆。不可粗心浮氣。畧觀大意。以不得混瀆一語批出了事。其准者則必親問。不可聽其講和。問則必速。不可稽遲拖累。審明則必斷結。不可含糊逐出候示。又起探聽打點之弊。若於投詞之日。使原告証佐同時到案。當堂取証佐確供。備詰出黨惡誣証之弊。不待被告到案證明。先懲其誣証扛幫之罪。其有情節可審者。則限日投審。原告情虛。固必加罪三等。而証佐則尤必加重。不過一二月間。扛幫積弊。無情誣訟。即可去其七八矣

誣命一事。直是父子兄弟間以死爲利。暴屍滅法。揣其情節。與手刃無異。是必嚴誣告加三等之法。懲一警百。更榜示告諭。則親族利死之心。末俗搬搶之惡風。亦可從此漸息。

呂叔簡刑戒一書。是從鐵牀火坑邊。行淸涼之劑。葢痛酷吏深文

峻法以毒無辜故以此致戒非謂巨惡元兇竟可寬縱也但當推明律文權其重輕用刑時不可以犯法爲怒不必以得情爲喜葢怒則以爲彼罪當受絕無矜憐喜則謂我見甚明惟知痛快常存此心以調伏之不啻造福實所以盡心也

夾棍一物原有不得不用之時不過欲取確供耳初番夾展不妨屢呼要夾而其難其慎不肯即夾三木之下動關人命堂上一聲催刑衆役奮力受之者魂飛魄散氣薇血壅即有供吐昏迷之中隨口強應亦未確鑿平日於行刑之人明白指示如不得已必須用夾不得遽收先就情理反覆窮詰此時問者之狠狽着急較受刑之人爲更甚如不從實供吐催令收刑但一收止二三分又就案情反覆詰問有証據者質之証據使其詞窮語塞自必供吐此時官府審問本犯呼號行刑者暗暗鬆放再有狡展仍如初置刑

內。再收亦不過二三分。一放一收。痛則有之。傷人則不能也。且其神魂清白。語言不至混亂。此時供吐方爲確切。可以定讞。俗稱夾棍爲大刑。亦不可輕用。更不可錯用也。然不獨大刑爲然。卽行杖亦不可忽。竹板示警。罪當杖者。亦視其人氣體壯健。足以當之而無傷性命者。然後如法杖責。凡行杖時。官暫停閱審卷。亦不可別有問答。惟注目凝神。以觀受杖之人。一則視其人能受與否。倘不能受。量減數杖。杖雖減而法已盡矣。一則防行杖者。有任意重責要害。毒打一處之弊。如專用板頭。專打腿彎。余歷任二十年。從未因杖責而損傷一人者。率是道也。

牢獄之苦。雜穢疫癘。暑月爲最。常遣人灑掃囹圄。洗滌枷杻。不時調取監簿稽查囚數。以自察其治狀。務使眼前火坑化作逍遙世界。此只在當官者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霎時之間耳。

盜賊未起。防守爲要。盜賊旣起。擒捕爲要。昔李崇刺兗州。令村建一樓。樓懸一鼓。諸村聞樓鼓聲。各守要路。遇盜輒擒。李肅爲宰。不必建樓。比戶置鼓。盜發輒擊。遠近皆應。盜遂斂跡。吾以爲建樓置鼓。猶有所費。止須家置一梆。或竹或木。一處起梆。各處四應。有被竊而不傳梆者。罪坐失主。一家傳梆而四鄰不應。及應而不出身協拿者。査明責究。亦何盜賊足慮乎。

州縣親民之官。非特貪酷足爲民害。卽拘謹之流。未嘗不潔淸自好。而闇昧不明。優柔不斷。識不足以剔弊。力不足以懲奸。彼雖不貪。有代之而吸民膏者。彼雖不酷。有代之而戕民命者。其與貪酷害民無異。且百爲叢脞。諸務廢弛。或反不若貪酷者流。猶能理煩而治劇。所謂廉而無能。不若貪而有幹。古之人誠有慨乎其言之也。

爲政說寬說嚴皆迹也莫如切實講理理者人心自有之天也發
一言施一事以我心之天感乎人心共有之天非言人所不能
言實言人所必欲言也非行人所不能行實行人所必欲行也寬
之可爲杜母嚴之可爲召父寬嚴之跡悉化以此大畏民志所謂
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此道得也何寬嚴之足云
古人謂太上化民以德其次莫如猛是說也非謂猛愈於寬猛以
濟寬適所以成其寬也緣民愚無知彼見上之寬則玩心生從又
從而刑之則怨毒起矣爲民上者視事之初卽嚴加整飭吏役士
民苟有過犯毫不假借見之明行之果人心震動恪恭各懷一不
敢慢易不敢欺蔽之心如此則呼應既靈法在難犯而處心積慮
却時時欲與民休息事事爲愚頑鑒原準情度理足以快人聽聞
卽盡法處之身受者不敢怨觀聽者靡不服畏威懷德一時並到

若其始不振。後卽整頓。徒招怨耳。

官紳約

石成金 名天基 揚州人

論行善是人人分內事。原無那箇該行善。那箇不該行善的。也沒有那件善是人所能行的。那件善是人所不能行的。只有一等善事。凡人力量萬萬不能行。惟有做官的輕輕就可行了。且凡人行善只成一善。做官人行一件善事。便勝如凡人百千件。以此做官的人更當急急行善也。

比如做州縣官。便是一縣民命所關。他若行善。那一州縣百姓都受他的福了。做府官的便是一府民命所關。他若行善。那一府百姓都受他的福了。到了做司道的。做總督巡撫的。便是一省民命所關。其善愈廣。受福的人愈多。直到了做科道九卿六部以至於

宰輔中堂做這樣大官的，便是天下民命所關，他行一善事，盡天下都受他的福了，這便是一件勝如百千件了。

這樣大官要行善事，再沒有行不去的，即間有疑難的事，若立定主意，打起精神來，能耐煩苦，不辭勞怨，千方百計，定要成就此事，群策群力，那裏有行不得的，以此做大官的人，行善最易，所以說那做大官的更當急急行善也。

但此行善的官，其中亦有苦難之處，比如做那科道部院的，奉行朝廷善政，却不能與百姓相親，還要那有司官實實去行，百姓方受朝廷之福，所以做有司官的，尤望他實力行善，若有司官不肯實力奉行，便是那科道題請，六部奏准，朝廷行下來的善政，也都歸於空言了，所以有司官又當亟亟行善，方為不負朝廷，不愧民之父母也。

但是做有司官的、也有難處、也要知他的甘苦、尋常民間小小寃枉事、有司官申得小小便利事、有司官行得、若要興大利、除大害、必須督撫代爲題請、若有司官申詳上去、督撫不替他題請、縱有好司道官、好有司官、要行好事、也不能勾完全圓滿、至於六部九卿、奉行朝廷的善政、必是先行督撫、督撫從行所屬、看來六部九卿要行好事、也須督撫替他實實去行、若做督撫的不實心督率屬吏着實去行、縱是科道部院要行、也不能勾完全圓滿、所以做督撫大官的、上可以通得朝廷的呼吸、下可以雪得民間疾苦、要興大利、無有不興、要除大害、無有不除的、眞是行一件善事、直抵得凡人百千萬件、做這樣大官、如何可當面錯過、

但恐做大官的錯認路頭、把做官行善、看作兩椿事了、說到興利除害的事、便說朝廷立定的法度、誰敢更張、都不道朝廷立的法

度那一件不是利民的、若還法久弊生、正要做大官的陳明利害。奏請更改。那有明知地方應興之利。應除之弊。有益百姓之事。坐視不爲只守定舊椿以爲老到的道理。其實如今做大官的。那箇不是好善的、只因謹守法度、不曰無動爲大、則曰何苦乃爾、見義不爲、直到宦成回家、另做一番善事、不過是齋僧造佛佈施福田、看來却是小小善事、放着一件勝如萬件的善事、爲何不做、却來取此小善、總因將做官行善看做兩椿了、殊不知做官正是好行善的機會。行善正是做好官的本領、那有駕着大船。拿着鐵網、不取那明月珠珊瑚樹、却來拾取殘珠剩寶、豈不是錯認路頭了、獨有牧民有司官要行善事、中間層層掣肘、必待上臺允行、方敢去、做似有所難、據我細細想來、也不爲難、比如今日有司問一的決、問一折贖、也要詳過上司、三回兩駁、委是煩難、到了夾棍板子

任意施行、三十板四十板幾幾杖下、此事又何嘗定要申詳、可見上司掣肘的反是小事、轉是關係生死性命大事。反得自己操縱。所以親民的官、最要仔細、夾棍板子、最怕手滑我只開口一聲衙役便加力幾倍、我只用動手一撲、百姓便去血肉一塊、一般皮肉、我疼他豈不疼、他疼我又何忍、果係情眞罪當、打他也不爲過、若還非罪無辜、於我定然損福、做有司官的如何容易忽畧、若論大刑一節、尤爲不可輕用、當初設立大刑、原爲凶犯强盜茹刑不招的、用此拷訊他的眞情、如何尋常事體、老實百姓、也用這等非刑、大約官府好用大刑、只是不耐煩瑣、動說重刑一用、人都懼怕後來不打就招了、此說大傷天理、若是凶犯强盜、夾他也不爲枉、若還良民未經官刑的人、一用此刑、多致殘廢、甚則老少虛弱的人、立時送命、最可憐憫、當時緹縈女說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

續正是此等刑法做父母官的如何容得輕用

況有一種鄉愚從來未見官府一到法堂言語錯亂官府動了疑心致用大刑的又有一種言語蠢直人應對官府也是這一般蠢直官府動了嗔心致用大刑的又有官府盛怒之下愚民不知進退致令拍案叫怒加力責治的也能立斃杖下又有事關考成或係欽件上司着緊行牌要叅要處或是謁見上司爲着某事面加責讓也能火上加油不顧百姓死活但念身爲有司猶如人家媳婦一樣當受公婆煩惱須想名爲父母就有不肖兒女也望爹娘周全於萬分難忍的事切要忍得於一時難耐的煩惱也要耐得寬得一分百姓就受我一分之恩緩得一刻百姓就受我一刻之福了

至於催徵錢糧這是考成如何寬得緩得只是要百計千方設出

一個妙法來便省了無窮板子便是積了無窮陰德既不累我考成又與百姓作了福豈不是兩全之道豈不强如那一味亂打的官錢糧又催不起考成又誤了百姓又受了苦自己陰德又虧損的麼所以做父母官的一毫用不着火性只要細細商量事事忍耐人人訪問自然有絕好的政事出來

詞訟一節便要留心替百姓伸冤理枉是不消說了還有要緊的事不可輕提婦女不可輕監家屬不可多拘鄰証拖累無辜這個就有無量的功德了大約那做有司的一日之間有無數的善事該做切莫輕易放過將這零星小善等閒看了所以說做官行善勝如凡人百千萬件只要人打起精神認眞行去若任意混用不免損德也有不做官的日子却不道半世居官百世冤增了子孫的孽却不道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豈不錯過了好

光陰也、

還有一句緊關的話頭、做官的人不要自已等閑看了、大約做官的、都不是平常人、所以出娘胎胞時、就有些氣槩不同、此處也要自已認得分明、看得珍重、若是前生修來的、前生積善、纔有今生、今不知積、恐沒了來生的了、急急行善、猶恐其遲、若是祖宗積來、祖宗積了、有我今日、我今積了、又有了子孫、後日愈積、愈厚、愈積愈久、日後子孫世代做官、遠源流長、若我今日不積、猶如祖宗儹下萬貫家財、到我手裏、都消耗盡了、便沒子孫用的了、我在祖宗分上、也算不得好子孫、在子孫分上、亦不叫做好祖宗了、如何不急急行善、光前裕後、都在今日、都看今日一官也、

做官的人、若想到此、正宜盡心勉力、致君澤民、不負上天生我之意、若只知道做官享福、目前早已墮落、若說我是天生的福人、富

貴是我該受享的百姓是我管轄我該役使他的他該供應我的如此話頭誰去與他辨論只是人生福報也有限量譬如那射箭的人也有射到一百步也有射到二百步三百步的不論多少步數到底箭要落地到此田地大家自見分曉那行善的人五更半夜都是安穩的到那回首時都有好光景那爲不善的人平時血氣用事不信天地鬼神直到後來手忙腳亂血氣已盡良心發現了平日所做所爲一一現前或自己首過或央人救他那日常所說馳騁過頭的話一切都用不着了却也悔之晚矣當時宋朝王韶是極有才幹的人他當初不合一念差了要取那大功名上了本自己要去開邊疆展土地去收拾熙河一帶也不知殺了多少人也就做到安撫使的大官他自己心上到底覺有一點過意不去的處一日到甘露寺閑遊遇着那高人刁景純他開口問那景

純道以王法殺人可有罪過麼那刁景純說得好你也莫問有罪無罪只要你打得心頭下去那王韶硬着口答道打得過去那刁景純又說若打得心下過便不來問我了今來問我還是打不過心下去王韶便默默無語的去了後來那王韶得病只將兩手緊合着那兩眼人叫他開了眼他回說開不得的眼前有沒數沒頭沒脚的人立在我眼前哩這却不是那收熙河時殺的怨鬼麼到此時候良心發現自已欺瞞不得那從前硬口的話都說不去了却不是大可懼的事如何不急急行善如何輕於行不善

又有一種人說於今做官只要謀爲的好打點的到自然有官做那裏管甚麼行善不行善此等言語我也不與他辨白只看天下人多少文章好不中的多少才幹好不能做官的多少鑽謀營求不得做官的難道做官的只憑謀爲打點不成又有多少老實頭

不會謀爲營求的.也照樣做大官.又有多少不求官爵.一味只是行善的人.依舊做官.也至大位.並不曾見說某人是爲善壞了官的.可見做官的也不是單單靠着謀爲打點的.還是祖宗積德.前世修來的.切莫錯了念頭.差了道路.前生修的.莫教今生壞了.祖宗積的.莫教我身耗了.星辰降來的.仙佛化來的.莫教此生墮落了.從生身上想一想.從子孫分上算一算.急急行善.切莫遲疑.趂我事權在手.努力發心.多多做些好事.落得名垂萬古.豈不稱大丈夫哉.

生而爲人.無益於世.則不如無生.仕而爲官.無益於民.則不如不仕.以其虛此官也.虛此官則并虛此生矣.人謂百年富貴.不過電影漚花.抑知累世顯榮.盡是眞常妙慧耶.

官長行一善事.便抵過平常人的百千件.其次就到鄉紳了.那鄉

紳如中堂部院科道九卿督撫司道有司、無論出仕與林下、畢竟比平常人有力量、所以鄉紳尤當急急為善、一縣止一縣官、一州止一州官、一府止一府官、一縣一州一府中、卻不是一箇鄉紳、那地方興旺的所在、常時有幾十位鄉紳、這幾十位若在地方上合力行善、那一方便是福地了、若有些微不妥帖處、那一方居民也不免受累了、鄉紳雖不比地方官、亦關係地方禍福、也常有府州縣得了好官。要行好事。再得鄉官幫助。更覺順而且易。即或府州縣沒有興利除弊之官。地方上有幾箇好鄉紳。也救得一半。所以鄉紳行善也有一件事勝平常人百千件的、

牧民官初到地方、任是聰明特達的、土俗民情那裏就知、鄉紳卻是鄉生土長的、那一件事他不知、官府到任、要訪求民間的利害、沒人說與他、那官長也只說地方中無利可興、無害可除、也就罷

了。也有地方中有大利害那耆民百姓人等要來條陳或是鄉間愚民不曾到過衙門見了官長舉止失措不能申達下情或有能言會說的多是不合道理利口嘵嘵又有一等奸狡利徒借題條陳假公濟私不是實實利弊所以道達民間利弊還以鄉紳的為重鄉紳平日有德望的官長自然欽敬說多半依從縱有疑難的事體從公起見委曲敷陳官也沒有不見信的這樣看來官長行好事還要鄉紳出來方得圓滿這豈不是一件勝如百千件的善麼果係地方好事鄉紳至公至平向地方官陳說只用開口不曾要鄉紳解囊也只算做不費錢的功德在鄉紳原不費力也

但鄉紳中亦有不同有平日假公營私挾嫌報怨為鄉里所不服為官府厭賤既有玷於鄉紳官府亦不見信有平時行止尚覺端方而地方公事默不肯言只是身家之事纔去關說縱說得不傷

公道只是自了身家總不肯替人說公話做好事地方官長虛心來請教也只半吞半吐明知此事是非利害不肯明白說一句公話都不思同居一塊土地方上那個不仰望我若與得幾樁利除得幾件害那三黨九族也沾我些恩惠地方上也有些光彩既曾受過皇家爵祿曾任地方之責或膺京華要職今雖致仕家居正可剖出良心彰明公論為本境做些有利益的好事一以造本鄉之福澤并償前在任時未盡之志願纔是真正第一等好鄉紳替地方造得一分福就有一分陰隲直道在人公論難泯可惜這不費力又不費錢一件勝人百千件的功德等閒放過了也算不得讀書明理有見識的人

還有一件善事也要鄉紳做去這却不費錢又不要央求官府須要實實行去行了這功德子孫世代書香地方也受福不淺鄉紳

都是明道理有見識的人那裏有害人的事只無奈子姪弟男習氣不好就做出那不關不介的事來再有那門下犬馬與豪奴悍僕狐假虎威就要湊成十分再是各各宦家彼此倣效成風把那要便宜占上風的事當做理之當然就有無窮受害的了鄉紳那裏盡知有人說他不是他還要怪那說話的人殊不知極好的鄉紳家造出極不好的事都是此輩所為所以鄉紳家第一要教子弟教子弟不是單單教他做文章第一要教他明道理教出一個明道理的子弟來便是宦門之福也實是地方之福第二就要教家人那生事害人的掌家不是主人得意的親隨就是公子介弟的契交這裏最要覺察一些不到就要被他瞞過了就要受他負累了至於投在門下的人多是要假我的勢力行他的胸臆鄉紳們或見他才調要他奔走用為腹心不知一旦線索在手他就用

起主人來了這樣人切不可收留在門下用那奴僕們、寧可要樸實、良善的、平日常要戒飭他不許他生事害人、這等鄉官、就是古來陳太邱王彥方那一班人、也不過如此、這雖不會爲地方興利除害、那地方受他的福、也不少了、

還有一件善事、也望鄉紳們做去、却是鄉紳家力量優爲的、不費錢的、大凡一方有一個鄉紳、便爲一方的表範、鄉紳好刻薄那一方都學得刻薄了、鄉紳家好勢利那一方都學得勢利了、若還有一個鄉紳儉樸淳篤謙虛好禮尊賢下士、凡事讓人、那一方中那個不敬重他仰慕他、也就大家倣傚他了、可見鄉紳原是一方表帥模範、風俗的美惡人心的厚薄大半從鄉紳身上做出來的、若有好鄉紳表正得一方、化得那一方的風俗都是好的、人心都是厚的豈不是一件勝如百千件麼、

又有一件好事猶望鄉紳做去也算做不費錢的功德鄉紳家成人的田房產業原是要留與子孫受享的遇着那人家不肖子孫將田產來賣與我我就該生警戒心要想到自己子孫身上價銀照時價要從厚些許他的銀子尅期給與他還勸他切不可浪費遇那騃愚子孫將那田產來賣的就當生憐憫心要想到自己子孫身上照前與他的價銀交付銀子時還要指點他不可受人欺騙若遇着人家有至急的事倉皇棄產的却不要乘危掯勒他却不要顛倒挫折他別家兩次三番兌銀子我却一天平兌足與他濟他之急若遇有可以替他排解的去處替他排解免得他多受磨折却不准折他銀子那人就受我的福庇這功德也就不小了鄉紳家計厚薄原各不同有幾件費錢的功德惟鄉紳有力者方能行之郤又是鄉紳本分內該行的鄉紳們受了朝廷高爵厚祿

原該替他地方上做些好事、既讀了聖賢的書明白道理原該見義必爲的、况行之於自已亦有許多利益、只是有那齷齪小見的人捨不得銀子、向他說不得、獨有那大本領大見識大度量有大福祿的人、一說卽明、一撥便轉、聽了就去行、那費錢的事、也不是一件、比如那緊急錢糧官司拶打着鎖禁血比、百忙裏無處設法、竟要賣兒賣女的、我替他墊了錢糧、免了敲比、保全骨月、這豈不是極大的陰功麽、或遇着故家舊族、或係先賢後裔、有那子孫流落下賤的、我極力拔出火坑、或見先賢墳墓無人看守、被人侵佔或是崩圯的、我替他清出來、修整完備、豈不是感動幽冥的好事、又如遇大路、橋梁要津往來的、或倡率修造、或獨力完成、如遇饑荒年歲餓莩流離的時候、勉力賑濟去、或遇生日彌月省了筵戲或施貧人、或賑獄囚、或設厰給粥、或遇天寒酷冷、施捨綿襖、或遇

時行瘟疫、盛暑瘧痢、聘請名醫、開局施藥、或遇枯骨暴露、備棺掩埋、或遇路上死人、施與棺木、或施夏茶冬湯、豈不是萬人感仰鬼神欽敬的事麽、如此等事、誰不知是陰德好事、只因有箇疑關打他不破、大約是看那銀子是現在的受用、那陰功善事還是渺茫的、又恐銀子用去、後來沒有接濟、又或說我用銀子救人、人未必肯拿銀子來救我、不過是這幾種念頭、打算不定、所以不能發心、就是有人勸他、他也是半信半疑的、都不知銀子是個渺茫閃爍捉拿不定的東西、陰功善事、反是箇實落有據的、只是不曾參悟得透、所以委決不下、

今且不必言陰功行善、請鄉紳先生將那銀子的機關、從自已身上勘一勘、再從子孫分上勘一勘、這銀子原是我趂積的、原不容易、正要留與子孫、殊不思我生下那子孫來、又有子孫的福分、我

今日用了行善、正爲子孫造福、那子孫聰明才能、還要像我做鄉紳、也不用我積攢銀子與他、若還不能爲鄉紳、遺留與他的忒多了、我生前又不曾積德、這銀子恐反成了子孫的禍胎、勘到這裏、這銀子也該發心用來行善了。

我還有一句苦口的話篤勸、若叫將所有銀子傾囊倒篋、盡數用去行善、委是也難、若是只將浪費侈靡一項節省了去做好事、正如氈上拔毛、有何難處、且是將那無益的煩費、行那有益的陰功、豈不是合乎天理、協乎人情的事、怎奈鄉紳先生又欠高見、只說我們宦家體面所在、不得不然、我今再將體面兩字大家較量、恩周三黨、這是鄉紳的體面、澤及九族、這是鄉紳的體面、萬民感仰、諸人欽敬、這是鄉紳的體面、若只是衣服華麗、筵席整齊、房屋軒昂、也不算做體面、比如鄉紳生事害人、這叫做沒體面、或佔田或

覇地這叫做沒體面行止有虧清議不容這叫做沒體面若還是老實本分不好奢侈難道就是沒體面且將那誇多鬬靡的銀錢都用去行善作功德積得于門高大子孫世代做官紳這卻是極大而又經久的體面只是如今鄉紳先生一向豪華慣了我如今勸他儉樸本分省了銀錢做這行善的當不免說我們酸氣他原是要自家受用的如今勸他損巳利人不免又笑我們獃氣了又有一等鄉紳先生從那寒窗困苦中來他把這銀子未免看得太重了我們向他說這等話不是伸舌擺手就是掩口搖頭這也不必評論是非只要鄉紳先生再將那銀子的機關着實的再勸他一勸這銀子原是天地間的神物是浪費他不得的曾見有許多財富人家房屋衣冠華麗僭越或惹得貪酷的官長動了火就無辜想喫他或生事的光棍借題陷害抄沒了他或盗賊平空打刼

了他、豈不是奢侈的沒理了麼、

家有銀子、子弟不肖、嫖賭致禍、自己浪費、亦足生災、惟有用他去行善濟人、行得一件是一件、濟得一人是一人、身受者感激、旁觀者頌服、近者稱贊、遠者傳爲佳話、鬼神就必庇護他、天地也來保佑他、是我命裏有財、用去還來、世間鮮有因好施捨救濟人、而自已後來獨乏衣食者、可見那銀子反是箇捉拏不定的、陰功善事反是箇實在有據的、看破了這箇機關、自然要發心行善、做那費錢的功德了、

況行善陰功古來榜樣不少、當初那范文正公也是箇窮秀才、他在長白山讀書時、斷虀畫粥、極是淸苦的、後來做了宰相、他却看得道義重於銀錢、一日命公子純仁收租八百石麥、路上行善事、都給與人了、回來見父親時、文正公問他此行可遇着故人否、公

子說道遇著故人石曼卿他說家有三喪未舉那文正公便道何不將那麥舟助他公子回說已與之矣這文正公父子們是何等手段何等度量文正公又在蘇州買一南園有風水先生說此地氣脉極旺將來要出一斗芝蔴的進士那文正公說有這些進士我家如何獨占了遂作為學宮就是如今蘇州的府學宮這學中真也出了無數舉人進士都是范家讓出來的這是何等心腸何等識見誰知那范家的舉人進士却也不少自宋朝直到如今那一科沒有范家的人這豈不是古今第一等的大功德大結果的榜樣麽只是他有了那大識見方有這大度量有了這大度量纔有這大手段有了這大手段纔有他這大福分

如今鄉紳先生也有做過尚書閣老科道九卿的也有做過督撫司道有司的其中豈無范文正公這樣人忠宣公這樣子弟只是

要信得真切。大發良心。大開手段。堂堂做去。比將宦後餘貲。僭侈妄費。惹禍生非。有損無益。真萬萬倍的利益也。

兩約所言。無非望人隨處行善。量力行善。人性皆善。心同此理。在官爲官長。在鄉爲鄉紳。總此一心而已。爲善於鄉者。居官定有惠政。爲善於官者。居鄉定有令聞。舉斯加彼。初不過自盡其心。而所及者甚廣矣。今以一二人倡之。數十百人和之。城鄉倡之。遠近數百里之內。從而和之。一時倡之。數千百世又從而和之。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平。皆在於此。其功德豈可限量。昔孔子告季康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風行草偃。勢所必至。上行下效。理有固然。然則正己率人。化成美俗。端有賴於在位之君子。有道仁人。主持世教。毋視爲迂濶之常談。世俗之里語也。

寄張伯衎同年書

魏環極 見卷第二

前接遠訊已從允升家郵中入行寄復不謂閩海遊人尚未歸來幸聞秋杪抵里宦事息肩獨有力學一事仍與吾身相終始孔子所謂時習也卿大夫林下衣鉢有詩酒田園博弈仙佛八字此皆足下夷然不屑者僕知之稔矣弟在鄉隨鄉入易中之若非和而不流中立不倚能免俗乎足下位居大僚宦成而歸移風易俗是分內所當爲然必有事焉以修德爲體以講學爲用以徙義改過爲工夫可以擴充天性可以維挽人心可以愛惜光陰可以啟發後學以此而答天地之生成酬君父之知遇報祖宗之培植謝友朋之期望果能一刻放得下一事混得去否高明正狂狷之流亞也升堂入室拭目竢之幸貴邑有東谷先生其入者道在是矣又得允升親翁爲之輔翼吾學可謂不孤也允升立必爲聖賢之志堅不可移在蔚三月僕實愛

之敬之足下其朝夕焉但此後音問雖疎尊所聞而行所知千里宛
如同堂若握手促膝未卜何日耳頃聞足下抱兩孫承堂上顏色此
即造福三秦之報也喜可知已老母七十有七前年大病昨歲始痊
然非扶杖不能行半步矣允升曾升堂拜見之並僕與豚兒近況目
擊最眞可悉問也願學堂講書一冊寄在歸庸齋中暇時一參訂爲望

答王世兄書

湯孔伯 見卷第一

去秋遠承賜顧匆匆言別未能畧展寸心愧歉何如某謬以庸菲
處第一繁難之地救過不遑惟恪遵
功令夙夜不怠 天鑒民瞻時凛於懷一載有餘未嘗敢與鄉士
大夫以書札相通吳中多貴游亦無以私相干者某何敢以己所
不欲施之於人且自破藩籬將來何以自處故萬萬不敢也今

聖主振興文教。特簡學使。一時諸臣無不爭自濯磨。況貴鄉以名元賢侍御處孔孟之國。自當一秉至公。洗從前之陋。副當宁之心。士君子苦志誦讀。自能邀其鑒拔。若稍存他念。則志意不立。文筆必弱。反失之矣。故惟患學業不精。不患有司不明。專心致志。不爲詭遇。聖賢之道。實實在此。某年來於千辛萬苦中。頗有得力。見此理頗明。因感師恩。不敢不以誠告。惟世兄稍賜垂察。毋爲世俗之言所移也。

通譜說

王予中 名懋竑寶應人康熙戊戌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有白田集

甲午歲。余在舍弟懿詡青縣署中。獲晤諸城獻可兄。獻可時以仙居令行取未上。寓於青。朝夕往來。因敘昆弟之好。相與無間也。戊戌余中禮部試。出諸城李公之門。往謁李師。而職方公在焉。職方

公李師之內弟也而於獻可為從叔父語次及之職方公亦嘗過
青縣署與舍弟敘叔姪聞之欣然遂自上座不復講賓主之禮而
名刺往還一以叔姪之稱自是數數相見於李師家余為舉歐陽
公遺事而未嘗不嘆前人之淳德也其冬余以假歸南北絕遠遂
不復相聞般翁老父臺以甲寅來宰吾邑為職方公之令嗣余老
病家居不獲謁見而兒子儀傳乙卯與薦書託公下士之列余心
知宗誼而未嘗敢言今年八月舍弟懿誦始見公乃復敘及於此
余惟古人有避嫌之義而君子嚴未然之防公方蒞吾邑以賞
善罰惡為職釐剔奸弊一新庶政而余宗族頗眾且邑中王氏亦
不一姓恐有所依託假借以撓公之治且近來風俗澆薄必有小
子纖人指是以為言者目前之事可鑒矣故願仍從張水部胡振
武州民百姓之例張水部贈白蘇州詩云登第早年同座主題詩今日是州民胡振武建節過家謁河中帥持刺

自稱百姓一以治下爲稱倓公榮遷歷任以後方敢再敘宗誼朽耄聾瞶不能面陳其說故書此以請正惟垂鑒焉至於兩世交好之誼非尋常通譜之比亦欲附載之以示兩家子弟永永傳之無窮也

寄叔兄西渠先生書

張敦復 見卷第十

自傳柑節後至驚蟄遂無一刻之暇伯顧來道大兒抱恙於榻前數語心甚懸結嗣得玉兒正月十二日字知道體安好如常始大慰竊嘗與知交戚友縱談故鄉人當閒放適意者殆莫吾西渠先生若也家不至憂飢寒耳目視聽猶健壯市有宅宅有園有子可教有田可租有僮僕可供使令無里巷之輕侮無當時之責備無胸次之愧怍無升沉之寵辱無趨走之勞苦無意外之風波愚竊觀內外人富貴利達聲名炫赫高軒大纛過先生者則有之矣求

安穩恬曠可以自樂其天者舉耳目間不一二數也側聞勺園主人晨起科頭便往一花一葉一草一木自其甲拆觀其榮落園亭雖不大然近而相狎無跋涉之勞四時之花皆具溫凉之室薄有世間有多少高臺廣榭名花異卉而主人沒齒不能享者又有雖身在其中而牽於名利憂患煩惱而不能得其趣者所以白香山履道里住得七八年便詡詡自矜得意形之詩篇蓋古之達人深知閒適之不容易雖暫得而亦不敢忽也來教云云不知胸次何所感觸而作此語吾家湖上仲子三十年不入城以漁自樂毋以語之公卿輒爲屈第一指無不嚮往欣羨者若論先生所遭遇尙在湖上翁之上是舉世所難見者吾家便有兩人益不可不自勉木厓寄來眞樂篇殊可誦詠愚之望於勺園者且在河墅之上嘗有過更無不及也天下無不樂的聖賢論語開口便說箇樂便說

箇說便說箇不倔此即是聖賢傳心之妙訣今人鹵莽讀去不察耳昔有門客爲貴公盛誇其榮快貴公曰我如金魚在玻璃缾內汝見之則樂我則太苦亦可謂達論如弟之所遭遇外觀豈不甚好而同輩之詬厲當局之憂危晨昏之奔走寒暑風霜之冒觸饑飽寢興之不時人情之怫逆難於措置之展轉戰懼古人所云如衣敗絮行荆棘中不足以方其棘手且鄙性酷好閒適又有草木山水之癖今事事相違退食片晷只在斗大一室春花秋草終年不入目如此則將抑結以死乎五六年來得一法一身五官百骸聽其與憂喜煩苦相纏綿獨守靈府方寸之地堅閉四門不許憂喜榮辱進退升沉勞苦生死得失一切之念稍稍闌入其中間或踈虞打入片刻即忙驅逐仍前堅守若此外之聲音笑貌惟有聽其波委雲屬與憂喜相浮沉而已更有安心一法非理事決不做

費力挽回事決不做敗壞生平不可告人事決不做衙門中事一切因物付物。一事當前。只往穩處想。應過輙已。不將迎於事前。不留滯於事後。所以每臥輙酣。當食輙飽。視斗室如千巖萬壑。燭下濁酒一盃以解飢劬清琴一曲以調心氣。此則一二年來之又進一格。較之昔時急於求退。以致形神交困者則差勝也。今敢進芻蕘於先生左右。以家事付之諸子。而畧持其大綱。措大之家。朝饔夕飧。有甚麼大差錯處。以致擾達人之襟抱乎。觀草木之榮落。以寓其耳目。聽時鳥之間關。以抒其懷抱。良辰美景。必不可棄。好山好水。興至則往。一觴一詠。隨時而給。當思白香山七十無子。陸放翁常貧乏食。是何如境界。而洛下吟千篇言樂。劍南集萬首怡情。究竟討盡便宜。何嘗有負兩公哉。春來甚忙。惟此刻得歸寓齋。晴日烘窗。罄所欲言。雖無次第。聊以當對牀之語耳

切問齋文鈔卷第十一

吳江陸燿朗甫輯

服官

答惠少靈

李中孚 見卷第三

登第之始。正養德養望之始。善自匡持。凡百勿異平時。昔一峰念菴。暨吾鄉涇野先生並大魁天下。其居家處鄉。並謙謹恬靜。一如處子。提學高汝白之諸父隱君子也。雖則教汝白以舉子業。每嘆曰可惜可惜。假令得狀元。亦自枉過一生。其後汝白舉進士。以書督責之曰。汝得一第。吾不爲喜。而以爲憂。此後必寖放肆。可錄逐日言行寄我。汝白歎曰。我終日在側。豈不我知。而憂我放哉。試問一老家人。曰比舊漸不同矣。乃驚懼置一簿。錄其所爲。試自檢點。

其過不可勝書乃大激勵為學卒為善士汝今後須歛而又歛動輙檢點寧謹勿豪寧朴勿華勿徇貨利勿干有司一味安閒恬退不可一毫多事能如高汝白之克自激勵不至使旁人私竊訝為比舊漸不同則善矣

答沈芷岸書

湯孔伯 見卷第一

去冬匆匆一晤未得罄展積悃別後企望雲帆不禁耿耿於懷也今春閱邸抄知西闈得儁者六人而道丈拔幟先登曷勝欣躍更獨荷

聖恩簡授中秘從此積學樹品大用可期不佞得以一日之雅借光無既然初入仕途擇守宜慎長安名利之塲聞見繁雜最易搖惑三門急湍砥柱良難道丈識力堅定宜靜重養望勿逐時好相

競躁進前輩典型昭然可見署中堂聯人重官非官重人德勝才毋才勝德眞座右銘也幸勉旃而已江左繁劇甲天下衰年處此實非所宜夙夜鞅掌日無寧晷久欲修賀遷延未遑想蒙垂諒也

李文節公云翰林官能壞人衙門冷易苟體面好易傲無政事易懶無風波易放

官戒示長兒 子守誠任金衢嚴道

陳綰洙 見卷第一

初到地方宜博訪僚屬察其俗尙美惡舊政沿習何似無甚害義者且循故迹無輕率變動未能洞悉原委而輕妄動不惟無益而且滋擾初任官或故作振厲以炫才能以矜威福往往爲有識所笑所貴坦易平和與人無忤漸次熟練知其端的而後可以圖議治屬疆界山川道里均宜先知托同官練達者將各府繪一總圖

地之肥瘠高下。土地所宜。水利開塞。以及州縣接壤。水陸道途所通。及大市鎮。並細注圖內。吏胥機巧。非智計所能防察。當立定章程。使不能爲弊。恩信相孚。使不欲欺。不假權於若輩。批判一由內幕。而尤嚴飭門上無與爲比。內署左右。爲書吏耳目所係。本官性情。又爲左右所伺察。必自守嚴正安重。無偏好。無輕言妄動。使人得而玩之。

日用物件。悉照民間平買。無貪小利。短折累民。或舊有官價陋規。須潛訪察明。張告示。無爲買辦蒙蔽。食用須酌定章程。豐儉適中。他物寧自節省。無好侈靡。奢而不足。必致妄取於人。所得甚小而所失甚大。

衙署房屋。足蔽風雨。即便安居。不必修葺。如令屬官代修。尤爲不可。圖一己之快而爲累於人何爲也。凡有餽遺。槪宜絕謝。即食品

不便卻亦須擇其至輕者凡送物投汝所好必將有所爲且與門上相通方能如是宜峻拒之稍涉游移後將引類而至所累甚多而玩物甘言尤足中汝切宜謹守至於托人購買物件尤爲非理此口一開人無不輕而玩之

養廉按月支收無預借諸友館穀逐季送清餘以給日用能節存十之二三以備急用爲妙萬一不敷寧家中補湊斷不可妄取人錢祖父以清白傳家非義之物一介不可取愼守官箴無替家法

事上宜恭謹而不可卑諂如某某之爲雖不敢鄙亦不可爲此須平素守正不阿人方不以此類事相委若素常諂隨臨時豈能謝絕凡與人交不可求一時親密人之易見喜者必易見怒惟遵禮致敬不見好亦不招尤所謂淡而可久是也見兩司及在撫軍坐中凡言他屬能否與計議政事不可輕易出言本屬有公事及官

當遷調之處。均宜先與兩司商定。再陳之撫軍。葢兩司總持風紀。通省政事皆其主張。分巡職當聽命。無專擅之理。遇公事差遣。切不可推諉院司書稟宜常通。但須擇地方切要有益而可行者。無泛舉動以啟人厭。

待僚屬宜寬平和易。使人相信而不疑。故作威福。以為不如是。不足以生人敬畏。而不知適足以使人輕賤。遇一老猾者慮其不測。即先發以相制。未能制人而先自敗。如某某等可為前鑒。屬吏能否。當於政治實績間驗之。語言狀貌未足為憑。固不可先設疑心待人。尤不可以片語投合便深信不疑。守誠於觀人之道。絕無講究。往往入人套中迷而不覺。今有察吏之責。不可不詳慎矣。

州縣相見。並須和顏悅色。論地方政事。須聽其暢言畢後。方詰其曲折。或所見不同。亦宜和婉相商。有能抗論是非者。必其中有所

見尤宜平心下氣加意採擇無執已見遽折人非人有瞻弱者一折便將不顧事理曲附上官之意貽誤民事不淺同是公事只期事理得當而已人我意見斷不可留

本境武官尤宜和協若有事相關者和全辦理無分彼此無大小接待總宜謙下

出巡於地方未能有益而先於屬官有損鋪張迎送雖甚簡便亦不下數十金書吏家人難免需索本官不能防閑人已均有關礙但初任不能不一行部切宜輕裝減從一幕友二三老實家人書吏曉事者各二人廚子一人足供使令便好此外無多帶僕從夫馬及船自發錢僱無取於縣尤要在不遣頭站人諸弊皆從此生先已行牌通知斷無須人前去屬吏預備執事郊迎俱掣回隨留數人備傳呼而已所帶家人只一可信者應門餘俱不得與府縣

人相通所到地方或有訟獄當折者就近理之利害當興革者細
心察看與同官參議同署再酌無以已見遽出令也一切餽遺除
酒食外槩行謝絕無爲語意殷勤稍涉游移也或辦差務及往省
均須酌定合用人數無多帶閑人
善柔之人能以曲說巧語入人心腹當前甚覺可喜或引而進之
謂此人必爲我用而不知爲此者葢有所圖也圖之旣得或他事
未盡如意卽生怨怒心我之勢又或稍失彼將轉媚他人遂不難
加以譏譛陷害此自古迄今小人之常態未足爲怪閱歷未深者
往往爲其所中事後追悔已無及矣官塲中傾軋之事甚多而此
尤難測好諛者尤當隨地自省加意防察
幕中諸友須情意親洽禮貌周到不可似向年疎忽飲食酌定數
品只一二席稍豐時常陪飯便令廚子不敢省減論事當和婉相

商無執已見、輕行改竄、即或意見不合、亦宜以禮貌相別、無出惡聲、

分巡雖有察吏之責、而無進退之權、稍一專擅、欲自見長、則上疑於僭、下嫌其侵矣、故以安靜恬退爲守官之道、人自炫欲做能員、其事至勞、其心至苦、尤易招人讒忌、不能上進、即便爲人擠下、求榮得辱何爲也、且爲政最不可喜事、喜事見能、必至生事滋擾、而奉行不善者、非藉以取巧、即因緣爲奸、然又不可以此而自怠苟安也、事到面前、無大小皆當細心體察、分所得爲者、審時度勢、隨事救正、於民生不無小補也、

人惟能受善言、能知人善任使、雖無才亦可免過、矜智恃才以自用者、乃世間至愚人、小伎倆適以自害而已、用人聽言之道、前已詳說、今更提撕、當時時以此自省、

以上條舉皆初任飭躬大槩餘可類推至於聽政理人之方大要總在愛民爲心隨事隨時黙存此意安靜無擾使人陰受其福也

勸民緒言序

魏石生 見卷第一

一邑之令長即古諸侯也得其人而邑治矣然治之無其道則怠廢焉而不治即勤勤焉而亦不治縱弛焉而不治即督責焉而亦不治蓋爲政之道莫先於教誡而教誡之道尤當根心以出之因俗以理之諄諄焉如父母之訓其子師長之詔其弟使民欣然皆有樂於爲善之心而無甘於不肖之意間有不率然後齊之以刑則人服而不怨此子羔之所以感刖人武侯之所以服李平也近代以來賦役繁而刑獄滋飢寒迫而奸僞出爲長吏者日惴惴以獲免於罪戾爲幸奚暇復以教民爲事且念及於教之必以其道

哉邑侯邵君子昆昔令臨淄曾著勸民緒言一冊移風易俗厥有成效矣今改授鄯南下車未幾即以孝弟急公息訟止奸防盜數大端布告閭里此猶名醫診脈立方皆其嘗試而已驗者而要之古循吏所以教誠斯民之道實不外於此矣傳曰學古入官邵侯之學蓋有原本者也以學爲治治故不同倘由此而力本崇儉以裕之絃誦仁讓以漸之將見近之風不崇朝而可底於淳樸之化又何衝劇之難治報最之無期哉

與許典三書

魏石生

老年翁親臺榮選巖邑足以發抒生平之所學繼先賢之令譽爲桑梓之美談則晉武帝所云淸愼勤三者其要也而人情世變又在有以先覺而察之使之無間隙之可乘則持身涉世兼得其情

與理之中。蓋設誠力行。與防奸馭詐。其道相爲表裏。毎讀周易見聖人於小人。情僞無不盡知之。是以元吉无咎耳。恃在知己。故進勿言。不敢以四六套語也。讀禮偶見。其言禮人可及也。其言學人不可及也。蓋不但升堂而已。入聖人之室。惜哉先儒多未能及此。近代惟薛文清先生洞徹上下。全無隔礙耳。余意欲分爲上下二卷。上卷言學。下卷言禮。尤令觀者醒快也。拙敘奉覽。幸斧削之。胡子同升已歸於敝邑。倘用之代勞筆札。要其人資質忠信不相負也。並候指示。

示親民官自省六戒

于北溟名成龍。永寧人。官兩江總督。諡清端。有政書

朝廷設官分職。皆爲治民。而與民最親。莫如州縣。近來積弊成習。親民者反以累民。甚有不知廉恥爲何物。而天理人心四字。置之

高閣不問矣噫吏治日壞如倒狂瀾何時止乎用是偶採成言兼參時弊陳列六則朝夕省覯自爲猛惕倘反是道也王法不及必有天殃及之謹列如左一曰勤撫恤州縣之官稱爲父母而百姓呼爲子民顧名思義古人所以有保赤之喻也夫保赤者必時其飲食體其寒煖事事發於至誠保民者亦當規其飢寒勤其勸化事事出於無僞蓋無僞則有實心縱力有不及與事有掣肘然此心自在卽於萬分中體認一分亦百姓受福處也昔陽城云撫字心勞知撫字必從心出由心而發隨事加恤便有裨益若徒外面摭拾一二便民好事以爲得意亦市名也其去殘忍者幾希耳是不可不戒一曰愼刑法草木禽魚皆有生命不可恣意殺伐況人爲萬物靈其肌膚手足悉胞與也人不幸而涉詞訟又不幸而於詞訟中受刑罰雖十分不可寬必須求一分稍可寬處此呂叔簡

戒刑書內、所以有不輕撻不就撻之說也、至於囹圄福地、昔言已及、當思入此者皆無知小民、或有寃枉、極可哀痛、自然稍加體念、若徒任意禁獄、與任意加刑、甚有徇情面、恣苞苴、以下民之皮膚供長吏行私之具者、或身或子孫定遭奇禍、是不可不戒、一曰絶賄賂、爲貧而仕、雖乘田委吏、止爲祿養、未嘗於祿養之外有別徑也、若舍此而外、多求便利、卽爲暮夜、楊伯起之四知、言之已可凛矣、昔人云士大夫若受一文、不值一文、又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試思長吏於民、論到錢處、亦何項爲有名乎、夫受人錢而不與幹事、則鬼神呵責、必爲犬馬報人、受人財而替人枉法、則法律森嚴、定當妻孥連累、清夜省此、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一曰杜私派、小民應辦正額、尚且難應、未知私派何起也、不過頻年來軍需緊急、如解馬賠馬與兵馬行糧草豆銜途供應、動以千百、無計可